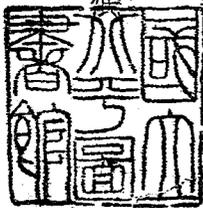


這一處與其它兩處——這就說明一切了。列奧里道夫就失敗於創造一種完滿而方彀的性格。

斯丘金達到了他那些美好的結果，並不僅因為他是個優秀的演員。他的天才為這樣的事實激發了：他了解那社會主義的觀點，一個新人對於一切事情的看法。在斯丘金的表演中，你感覺到演員與他創造出的形象之間的真實的聯繫。——你能覺出他在那角色中的興趣，他對他正表演着的形象的那種聰明，嚴肅而又可信的態度。那演員絕不容許他的形象滑下心理的探究中，或與外在的世界隔離。正相反，使人對於外在的世界有一種更強的認識。斯丘金的布萊曹夫是一種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形象。他所創造的形象會在蘇維埃劇場上保持着——一種偉大的勝利。（譯）·約佐夫斯基的「高爾基與布萊曹夫。」



#812.5'
773 |

陶淵明集

海大新書局印行

陶淵明詩研究

北流陳一百



歐學東漸，新學者盛倡「文學革命」之說，以爲吾國舊有文學，皆彫飾粉塗，僅存軀殼，因辭
 異情，有違自然之則，非合文學之旨，欲一起而盡殲之，其說實不思之甚。溯自三百篇以降，詩人如
 泉湧出，僕指難窮，作品之富，世少其匹。其中如陸士衡，潘安仁，鮑明遠，郭景純，謝靈運之徒，皆麗辭
 藻句，文采斐然，雖間或稍傷彫刻，要亦未足以爲大病。至其高超沖淡，不泥舊格，深具文學之價值
 者，亦復屢見不窮。屈子以憂國之懷，居瀟湘之汜，長歌浩歎，率屬真流，古詩十九首，情如辭美，步兵
 浪漫，縱橫情深。迨至淵明，其詩更爽朗精拔，不染凡塵，無聲病之拘，而不失爲辭章之秀，得自然之
 致，而不苟爲鄙俚之言。可謂靈形兼重，意體雙善。方於舊之一面，專事採飾，與今之專講內情者，而
 無過與不及之弊。大哉陶子！可謂兼新舊之長，最足爲吾人法式者矣！

淵明之詩，最得詩之原旨。詩者，感情之流露也；人格之表現也；生活之寫真也；自然之影像也。
 其一篇一句，與作者皆有莫大之關係；吾人苟欲加以研究，不可不謹慎出之。否則匪惟作者之真

旨不易得見，抑常易陷於誹斷誣罔之罪，其害滋大。今特將吾人之所應注意者，到舉於下：

(一) 客觀 簡人文學爲作者真情之代表。吾人必須以客觀之態度，詳加觀察，庶可得其實際，善者不掩，疵者不諱；一以見真爲本。近人研究舊文學者頗多，然多不免雜用主觀，左右附會，可戒也。

(二) 忍耐 文學作品，蘊蓄最深，吾人必須耐心靜讀，細細玩味，以求其真髓。否則走馬觀花，紅白莫別，亦殊無益。吾嘗見今之學者，往往對於他人全部之作品，曾未讀畢，執其一端，遽下評斷，而自以爲豪髮不爽，亦可笑也。

關於研究簡人文學應取之態度既如上述，今可進而論淵明矣。大凡一作家有一作家之個性，品格與人生觀，因而創生一種特殊之文學。屈大夫因遭放逐而賦離騷，蘇李受盡胡地風霜，而有千秋不滅之唱和；(蘇李詩或以爲後人僞爲)杜甫感盡顛沛流離之痛苦，而卒成爲絕世詩人。自古詩人之產生，莫不有所以產生之原因。馬鐵奴 *Malin* 在其所著英國文學史上謂：「文學作品之不同，乃由(一)人種，(二)環境，(三)時代之不同而出。」然則淵明之所以能遠

然成爲大家者，要亦有其原因爲其潛勢者焉。

(一) 種性

陶淵明，名潛，字元亮。生於東晉咸安二年壬辛。卒於宋元嘉四年丁卯。其曾祖父陶侃爲東晉名臣，品格最高。淵明命子詩頌之曰：「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命子詩爲淵明年少時所作，竟以「功遂辭歸」一語崇稱之，可見其少年志趣矣。其外祖父孟嘉，亦極清高。淵明作傳稱之曰：「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適多不亂。至於任懷得失，融然遠寄，旁若無人。」淵明父母兩系，皆有如此高尚之人格，可見淵明之所以爲淵明者，有由來矣。

(二) 環境

淵明潁陽柴桑人。長江徐流其北，鄱陽隱聚其東，廬山兀立其側。風景之幽麗，鮮有其匹。淵明詩最善寫天然景色，與田家生活，其天然之環境亦與有莫大之關係。馬。再淵明生丁晉宋之交，亂將轉相攻伐，紛定不常。道子招權納賄，混濁不堪；桓玄起而滅之，劉裕旋起討滅桓玄，後更篡晉爲宋。淵明感士不遇賦序文云：「自眞風告逝，大僞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詩中有云：「終日馳車走，不見問所津。」可見當時仕途惡劣，趨權逐利之一斑矣。淵明

一面因己道之不能行，不肯隨污同俗；一面因劉裕之撥亂，恥事二君，遂巍然退隱。作『歸去來辭』焉。淵明之至是而大變，社會環境之影響於淵明者，亦可謂大矣。

(三) 時代 當時因老莊學說之盛行，與佛教之輸入，社會上忽發生一種新人生觀念。即梁任公所謂『厭世的樂天主義』者，淵明當受其影響。

以上將淵明一生活中之潛使性論竟，今可將其在詩中所表現之人生觀；田園生活；人品；主張，道德觀念，一一條而論之。未更稍論其詩學之淵源，詩之特點，對於後世之影響，批評，及其詩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一) 淵明之人生觀

老子主『自然』；莊子尚『達生』；而佛教又有『超世』及『理想國』之說。淵明源出儒家，因受茲三者之影響，而創成其簡人之人生見解。此見解無時不在其詩中躍現，讀其詩，味其言，而其抽象之人生，宛如浮現，簾幕間矣。

(a) 自然。淵明以爲人生一舉一動，咸須委順自然，以存其真，凡稍有矯揉違性之行爲，皆當屏絕。

歸田園居詩云：「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歸去來辭序云：「質性自然，非矯厲可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

以仕宦爲樊籠，而以歸隱爲得自然，淵明之異於流俗者可謂遠矣。淵明之所以息交絕遊，歸享田園之風味者，蓋亦欲行其自然之志爾！

(二) 淵明以爲人生猶如逆旅。人生於世，亦如小舟之飄浮大海，世態遷移，風波轉折，歷盡艱辛，究有若何之代價耶？有若何之趣味耶？且人之一生，曾不若目之一瞬，電之一擊，一塊黃土，無時不與我相招；忽念及此，能不寒心。此淵明之所以不能不流於悲觀，而入於厭世者也。

詩中有云：「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

雜詩末首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

詩中又有云：「一生復能幾？條如流電驚。」

夫人生既如此，則曷復戀戀人世，不自早謀死地乎？抑又不然，夫吾既已生世爲人，便應共守自然之原則。聽天命之所之，不可稍加戕賊，蓋戕賊則非自然矣。歸去來辭末句云：『樂夫天命復奚疑？』神釋篇云：『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卽此意也。

夫既生矣，則不能不生，生之又殊無益，此種勉強之生活，可謂難極矣。故淵明不得不在悲患中尋愉快，從悲觀中以求樂觀，此其『達生主義』之所由出也。

詩中有曰：『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三) 淵明以爲委身大化，無喜無懼，得日算日，應盡便盡，永不願受一毫思想上與物質上之束縛，可謂真愛自由者矣。

神釋篇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詩中有曰：『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四) 醉鄉避世主義。淵明最好酒，詩中幾無篇不言飲酒。論者或謂有所寄託，吾謂不然。蓋淵明爲詩最尙自然真率，苟不好飲，斷不爲如許之無病呻吟也。且淵明之飲酒，異乎常人者也。

其飲酒之動機，純欲以忘憂解悶；匪惟對於自然原則，毋稍矛盾，抑且有補於其人生觀之履踐。蓋淵明既目人世爲煩惱之場，勢不能不飲酒以忘世也。盧卓雜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願，若許飲，卽往矣。讀此，淵明視酒之切爲何如耶？淵明詩中，亦有言及其飲酒之意義與目的者如——

連雨獨飲云：「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還舊居詩云：「撥置且勿念，一酌聊可揮。」

是淵明之飲酒，純欲以忘天任真也。

(五) 唯心說 淵明深重內心，而忽視外界一切物質之生活，以爲入之所以爲人，全憑其內心之活動。軀魄特其附物耳！故人生考心生而已矣，體之存否，不足計也。其說殆與死奴 (Zeno 340-265 B. C.) 之斯多噶學派相似。斯派以道德爲至善，返璞自然爲依歸；常滅外物之慾，以增精神之樂。一以脫離社會之煩擾，而以內心之生活 (A life within) 代替現狀之生活。淵

明詩有云：「形骸人已化，心在復何言？」深知此意者也。

(二) 淵明之品格

淵明襟懷曠達，品格高超，吾人每讀其詩，想見其爲人，有如絕代佳人，亭亭玉立；又如凌波仙子，飄飄欲仙；復若聖徒顏子，安貧樂道；又如慷慨壯士，撫劍行吟。今將其詩中所表現其箇人之品格，分而述之：

(一) 閑靜 淵明自少卽酷愛閑靜，樂好自然。其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樂。嘗言五六月中，北窗高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少時已有如茲風韻，可見其有得於天性矣。

(二) 豪勇 淵明自少卽極有豪氣，其擬古詩曰：「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及長，豪放之氣，仍未稍減，觀其詠荆軻詩曰：「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莫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獨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對於荆軻何等崇拜，淵明雖隱逸林泉，忘形物外，然未嘗不有荆卿之志也。

(三)曠達 淵明前雖亦有作曠達語之詩人，如十九首中之「今日良宴會，生年不滿百。」及曹操之短歌行等，然皆以縱慾行樂爲務，非若淵明之由淡泊中得來也。淵明爲人，亦極和藹，讀賈子詩，言多諛誠，其慈祥可親爲何如耶？

(四)直爽 其詩中有云：「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良才不隱世，不以他人之出任爲非；江湖多賤貧，亦不以己之退隱爲是。可謂真率之至，其作品之妙，亦在真率一點耳。

(五)尊儒 淵明一生雖深受佛老之影響，然其進止動靜之道德基本，未嘗不由經術中得來也。其飲酒詩曰：「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尚不惑，淹留竟無成。」再讀飲酒詩末首：「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漙。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泗水輟微響，漂流遠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可見其對於儒道之篤信，當日詩家，多尙清談，假口老莊，蔑視禮法，惟淵明則最重道德之實踐，沈德潛推之爲聖門弟子，誠不爲過也。其在儒家道德中，表現

最顯著者（a）樂貧「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b）慎取與淵明雖窮乏不堪，然取與一事，斷不肯苟且。深得孟子所謂「非其義，非其道，一毫不取於人」之旨。觀其一生歷史，如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假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何苦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準此可見淵明之重廉恥爲何如耶？（c）重仁義：「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此語殆由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化出。（d）道德責任心極重：讀祭木一篇，其進德之念，精進如何？詩中又有云：「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夫酒醉之後，猶發如此警惕之言，其心可想見矣。

（六）多情 淵明因受大自然之薰陶，情意最爲纏綿悱惻，詩中幾無一不是真情之流露，其思親友者如「停雲」一篇，寫朋友間相思之情，何等密切？「閑情」一賦，雅致風流，殆將其理想美人全部繪出。「瞬美目之流眄，含言笑而不分」兩句何等透切。至如「激清音以感予，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誓結，懼冒禮之爲愆。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願在裳而爲帶……願在髮而爲澤……」將男女鍾情之心理分析之。

何等纖細其嘗失戀生活之痛苦則云：『若馮舟之失棹，辟綠崖而無攀。』亦極透切。此賦作者雖自認爲諷諫之作，顯其言風流雅致，深合人情。非其平日愛情之重，觀察人情洞悉細微，曷克臻此。吾故曰：淵明實一情詩作家也。淵明且極愛子，杜子美曾作詩嘲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嗚呼！爲此詩者，豈能測知淵明之深情哉！』

(三) 淵明之田園生活

淵明自幼卽愛自然，及長，因飢寒所迫，不得不外出求仕，以維持其生活。然世態日下，淵明深有所感，乃歸隱田園，入復出焉。其歸隱之動機，論者不一。今吾將其詩中之所隱示者，彙言之：

1. 仕途惡劣，淵明退隱，蓋以避世，而欲潔去就之分者也。飲酒詩曰：『日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2. 己道不行。淵明退隱，非真欲自棄於隴畝間，耕種以沒世也。特以力有未逮，道不可行，既不屑合流同污，遂不能不潔身以自好耳。讀其懷古田舍詩可知矣。其詩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

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心常勤……」

3、篤愛自然。淵明以仕宦爲違性，爲束縛，因此毅然退隱。蓋欲以接近自然，而求解放也。歸田園詩云：「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忽茲三十年。」又云：「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其旨瞭然矣。

除上述三大動機外，前人更有謂淵明之所以歸隱，全因劉裕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恥復屈身異代。適當時督郵以束帶之事強之，靖節不肯折腰，遂託此曲賦「歸去來辭」焉。此言梁任公深以爲非，以爲淵明之人品，若彼真率，爲仕與否，斷不在乎。劉裕之王業隆興不隆，吾意此言殊過私斷。蓋淵明固極重儒道者，對於「忠」「節」二字當亦不苟。然則劉裕之事，豈能謂全與淵明無涉耶？

淵明之田園生活，最清雅可羨，詩中之描寫田園景色與生活者，如和郭主簿歸田園居讀山海經數首最爲精肖，茲不備錄。

(四)主張與道德觀念

淵明雖主自然，事事皆不尙作偽，然並不流於墮落，如近所謂抱自然主義者，若輩侈談自然，自以爲得，實則主張毫無，臨事則手足無措矣。此種可謂之浪漫，而不得謂之自然。若淵明則可謂之真自然。細讀其詩，可見其堅強熱烈之主張，實有高於常人萬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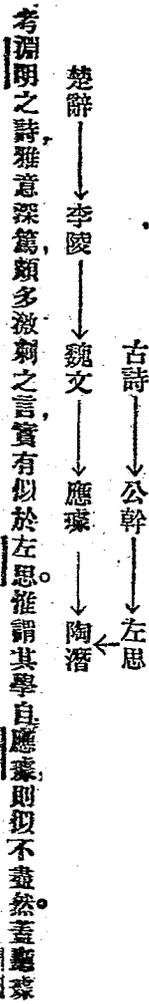
(一)勸農 淵明亦一農夫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耕作甚苦，其樂亦復陶陶。蓋其所欲者，享樂自然之景色也；爲自由之工作也。推其所好，乃欲人人皆有斯樂，故勸農之說尙焉。其詩曰：「哲人伊何？時爲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二)主儉樸 人生于世，原如逆旅之客，其所以不遽自戕以死者，毋亦欲「守天地之例，聽諸自然之處置耳。故人人能維持其生命已足，敝廬茅舍住之可矣，高堂華廈非所欲也；園蔬糞穀食之可矣，梁肉肥甘非所望也。詩中有曰：「敝廬何必廣？取足蔬牀席。」又曰：「園蔬有餘滋，糞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過足非所欽，可見其對於奢華之惡念矣。」

(三) 善相惡對論 何者為善？何者非善？世人以此評論事物者衆矣。然其所云善，果真善乎？其所云惡，果真惡乎？孔子為善，自盜妬視之則為惡矣。盜妬為惡，然自其徒黨視之則為善矣。善惡之標準，果何在？淵明亦曾存茲疑問。其詩曰：「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此言善惡為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凡事皆須相互比較。而後是非之觀念方生。然則孔子與盜妬其相形之差耳！此蓋受老莊之影響之談也。

(五) 淵明詩之淵源

淵明為詩之淵源，論者不一，或謂出自阮嗣宗，或謂出自應璩。詩品曰：「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準此說，則淵明詩學之淵源，據詩品推之可如下圖：



之詩。今已不多見。文選所存百一詩一首，又極與淵明之詩不類。故其淵源，頗難得而定也。吾以爲淵明最主自然真率，其詩亦一任諸真性，斷不至如古典主義之流，執一古人，邊加摹擬，喪失個性。莫此爲甚。淵明何忍爲此？吾故曰：淵明之天性自然也；其所好者自然也；謂其詩爲個人之自然性與自然之環境之產物則可；謂其摹學某人某文，則誣矣。

(六) 淵明詩之特點

淵明之詩，自成一家，與他人相異者頗多，今將其特點，列舉於下：

(一) 反復咏誦 例如停雲榮木諸篇。

(二) 用字極精 例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文選「見」作「望」，蘇東坡曰非也，采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若爲「望」字，則索然無味矣。淵明雖主自然，吐屬中字句亦工巧如此，可謂神矣。

(三) 多用單行 當代詩家，若謝靈運郭景純之徒，講對偶，尙整麗；筆多用複；而陶淵明獨

多用單行，此其所以勝於他人者也。

(四) 多用比興，如停雲是。

以上所論，其作品之形式上之特點耳！至其內容，當在批評中論及之。

(七) 淵明詩之影響

鍾嶸詩品謂陶詩爲古今隱逸之宗，夫豈特爲隱逸之宗而已哉！抑且爲後世一切描寫山水詩之宗法焉！杜甫、李白絕世詩家也，其詩亦有仿學淵明者。若如杜寫懷云：「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似自陶詩。『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脫出李詩。『獨酌勸孤影，』似從陶詩。『揮盃勸孤影』化出。又李詩：『但得酒中趣，勿爲趣者傳。』似由陶詩。『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變出李杜之外。孟浩然、柳宗元、儲光羲、韋應物、王維諸大詩家亦莫不宗法淵明，沈歸愚評得最確。其言曰：『王得其清腴，孟得其閒遠，韋得其冲和，柳得其峻潔，儲得其真樸。』斯言可謂深知淵明者矣。考淵明之時，詩尙靡麗，句尙文飾，及淵明出，乃大矯斯弊，而人於自然。六朝以後，浮華之風得以稍

最者淵明之功也。

(八) 淵明詩之批評

淵明之詩格，最爲高超不俗，有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率意任真，略無斧鑿，超然物外，不與俗同；冲高遠潔，如天外奇峯。至其體格，四言五言皆有，讀之易曉，聆之鏘然，陶公之詩，真可謂仙品矣。文學作品，最重簡性之表現，淵明之詩，亦最能表現其個性者也。圍出司特 (Winchester) 在其文學評論一書，謂凡欲批評某種文字，必須注意以下諸原質：(一) 情緒，(二) 想像，(三) 思想，(四) 形體，如作品中所含茲四者皆佳，則其價值可得而見矣。今欲批評陶公之詩，亦以四者分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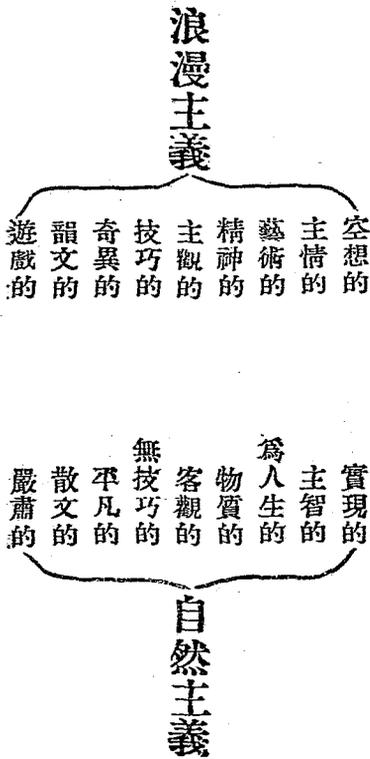
(一) 情緒 濃美真率，在作品中能盡量表現。

(二) 想像 淵明因受當日佛學之影響，想像力極高，語中亦偶有想像語。

(三) 理想 淵明絕多說理之詩，如桃花源詩，神釋是也。桃花源詩將其理想社會，全部描出，而神釋則其對於人生之見解也。

(四)形體 不尚浮靡，而又不入于鄙俚，允為文學中最善之形體。

以上將其四種原質評竟，今可進而論其文學之全部矣。則嘗讀文學史，知文學之最占勢力者有四焉。曰浪漫主義也，曰寫實主義也，曰自然主義也，曰象徵主義也。淵明作品中，除於寫實一面少有發揮外，其餘三種，皆能在其詩中極量表現。何謂浪漫主義？何謂自然主義？今以圖細細比較之。



觀此圖可知淵明之文學實兼有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長者也。再淵明詩中表現象徵者亦極佳，如擬古九首中之『榮榮廳下蘭，仲春遘時雨』兩首，其思君愛國之深情爲何如耶？

(九) 淵明文學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吳澄詹若麟淵明集補注序云：『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然亦略伸其志願矣。』均逆睹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也。略伸志願者，其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歿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空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流涕太息也。』然則淵明之詩，於前則與屈靈均並，於後則如沈歸愚所評，實開王孟章柳諸家之派，爲山水詩之祖，隱逸之宗，其影響於吾國文學之大概，蓋可想見。而其在吾國文學史上之地位，亦可知喻矣。

陶
澍
明
詩
研
究

陶淵明集

目錄

卷首

四庫全書提要

顏延之陶徵士誄

宋書隱逸傳

蕭統陶淵明傳

晉書隱逸傳

南史隱逸傳

蓮社高賢傳

第一輯

停雲

時運

榮木

贈長沙公

酬丁柴桑

答龐參軍

勸農

命子

歸鳥

第二輯

陶 淵 明 集

(一)

形影神

形贈影

影答神

神釋

九日閑居

歸園田居

游斜川

示周掾祖謝

乞食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答龐參軍

五月旦和戴主簿

連雨獨飲

移居

和劉柴桑

酬劉柴桑

和郭主簿

於王撫軍座送客

與殷晉安別

贈羊長史

歲暮和張常侍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悲從弟仲德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癸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郡經錢溪

還舊居

戊申六月中遇火

己酉歲九月九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飲酒

止酒

述酒

責子

有書而作

蠟日

四時

擬古

雜詩

詠貧士

詠二疏

詠三良

詠荆軻

讀山海經

擬挽歌辭

聯句

第三輯

(四)

目

錄

感士不過賦

閑情賦

歸去來兮辭

桃花源記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五柳先生傳

附錄

讀史述

扇上畫贊

尙長禽慶贊

卷末

年譜考異

卷

首

陶淵明集 卷首

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卽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若倫貫。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睿鑒指示，灼知其贗，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旣與四

八目一時同出，其贗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考，而黜僞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錄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邇以編錄遺書，始蒙睿鑒高深，斷爲僞託。臣等仰承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十卷。是五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之文，句讀尙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晉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迂，理乖風教，亦決非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墨八儒二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贗竟不明。潛之受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聖世，得以辨別而表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矣。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皇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縣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柴桑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

謠，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晝宇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嚮斯義。履言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疢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贖。省訃郤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旨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慨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迂風先蹙。身才非實，榮聲有歇。

敬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秬稻。妻子固請種秠，仍使二頃五十畝種秠，五十畝種秠。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轡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

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那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子詩以貽之。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耽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

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

遜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講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書隱逸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稻，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素簡貴，不私爭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

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甚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甚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認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宏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宏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於世。

南史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及

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要延之一坐，彌月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

蓮社高賢傳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以爲實錄。初爲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攬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第一輯

陶淵明集

第一輯

停雲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醪，園列初榮；
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

濛濛時雨，

八表同昏，

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

春醪獨撫。

良朋悠邁，

搔首延伫。

停雲靄靄，

時雨濛濛，

八表同昏，

平陸成江。

有酒有酒，

閒飲東窗。

願言懷人，
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
枝條載榮。

競用新好，

以招余情。

人亦有言：

日月于征。

安得促席，

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

息我庭柯，

斂翮閒止，

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

念子實多。

願言不獲，

抱恨如何！

時運 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

偶景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

穆穆良朝，

(三)

陶 淵 明 集

襲我春服，
薄言東郊。
山濤餘靄，
宇曖微霄。
有風自南，
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
乃湫乃濯；
邈邈遐景，
載欣載囑。
人亦有言：
稱心易足。

揮茲一觴，
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
悠想清沂，
童冠齊業，
閒詠以歸。
我愛其靜，
寤寐交揮；
但恨殊世，
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

言息其虛；

花藥分列，

林竹翳如，

清琴橫牀，

濁酒半壺。

黃唐莫逮，

慨獨在余！

榮木 井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

；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

結根於茲。

晨耀其華，

夕已喪之！

人生若寄，

顛覆有時。

靜言孔念，

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

于茲托根。

繁華朝起，

慨暮不存！

貞脆由人，

禍福無門。

匪道曷依？
匪善奚教？

嗟予小子！

稟茲固陋。

徂年既流，

業不增舊。

志彼不舍，

安此日富。

我之懷矣，

但焉內疚。

先師遺訓，

余豈云墜？

四十無聞，

斯不足畏。

贈我名車，

策我名驥，

千里雖遙，

孰敢不至！

贈長沙公

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

人易世疎，

慨然寤歎，
念茲厥初。
禮服遂悠，
歲月眇徂。
感彼行路，
眷然躊躇。
於穆令族，
允構斯堂。
諧氣冬暄，
映懷圭璋。
爰采春華，
載警秋霜。

我曰欽哉！
實宗之光。
伊余云遘，
在長岳同。
笑言未久，
逝焉西東。
遙遙三湘，
滔滔九江，
山川阻遠，
行李時通。
何以寫心，

(七)

寒 明 淵 閣

貽此語言？

進篋雖微，

終焉爲山。

敬哉離人！

臨路悽然。

款襟或遠，

音問其先。

酬丁柴桑

有客有客，

爰來爰止：

秉直可聰，

于惠百里；

殲勝如歸，

聆善若始。

匪惟也諧，

屢有良游。

載言載眺，

以寫我憂；

放歡一遇，

旣醉還休。

實欣心期，

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

題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

，見贈。

衡門之下，

有琴有書，

載彈載詠，

爰得我娛。

豈無他好？

樂是幽居。

朝爲灌園，

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

尙或未珍。

不有同好，

云胡以親！

我求良友，

實親懷人。

權心孔洽，

棟宇惟鄰。

伊余懷人，

欣德孜孜。

我有旨酒，

與汝樂之。

乃陳好言，

乃著新詩。

(九)

集 明 淵 麟

一日不見，
如何不思！

嘉遊未數，
誓將離分。
送爾于路，
銜觴無欣。
依依舊楚，
邈邈西雲；
之子之遠，
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

倉庚載鳴；

今也遇之，

霰雪飄零。

大藩有命，

作使上京。

豈忘晏安？

王事靡甯。

慘慘寒日，

肅肅其風，

翩彼方舟，

容與沖沖。

曷哉征人！

在始思終，
敬茲良辰，
以保爾躬。

勸農

悠悠上古，
厥初生民，
傲然自足，
抱樸含真，
智巧既萌，
資待靡困，
誰其贍之？
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

時爲后稷。

贍之伊何？

實曰播殖。

舜既躬耕，

禹亦稼穡。

遠若周典，

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

猗猗原陸；

卉木繁榮。

和風清穆。

紛紛士女，

趨時競逐。

桑婦宵興，

農夫野宿。

氣節易邁，

和澤難久。

冀缺攜僮，

沮溺結耦。

相彼賢達，

猶勤蠶畝；

矧茲衆庶，

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

宴安自逸，

歲暮奚冀？

儋石不儲，

飢寒交至。

願爾儻列，

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

樊須是鄙；

董樂琴書，

田園不履。

若能超然，

投迹高軌，

敢不斂衽，

敬讚德美。

命子

悠悠我祖，

爰自陶唐，

邈焉虞賓，

歷世重光，

御龍勤夏，

豕韋翼商。

陶氏之先曰伊祁氏升唐侯，為天子，後遜于虞，作遊陶邱，

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

于唐，以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象龍于陶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

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象龍。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雄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養之，

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死，帝既寤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

融之後封于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

穆穆司徒，

厥族以昌。

紛紛戰國，

漠漠衰周，

鳳隱于林，

幽人在邱。

逸蚪遶雲，

奔鯨駭流。

天集有漢，

眷予愍侯。

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於赫愍侯，

運當攀龍，

撫劍風邁，

顯茲武功。

書誓山河，

啓土開封。

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繩，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書誓山河，謂此盟也。

疊疊丞相，

允迪前蹤。

孝景二年，陶青爲丞相。

渾渾長源。

蔚蔚洪柯，

牽川載導，

衆條載維。

時有語默，

運因隆窳。

在我中晉，

業融長沙。

按別傳陶侃字士衡，仕中晉，在軍四十一載，位至八州都督，

封長沙郡公，薨于成帝咸和九年，追贈大司馬，諡曰桓。

桓桓長沙，

伊勳伊德。

天子疇我，

專征南國，

功遂辭歸，
臨寵不忒。
孰謂斯心，
而近可得？

肅矣我祖，
慎終如始，
直方二臺，
惠和千里。
於皇仁考，
淡焉虛止，
寄跡風雲，
冥茲愠喜，

嗟余寡陋，
瞻望弗及，
願慙華髮，
負影隻立。

三千之罪，
無後爲急。
我誠念哉！
呱呱爾泣。
卜云嘉日，
占亦良時。
名汝曰儼，

字汝求思。

溫恭朝夕，

念茲在茲！

尙想孔伋，

庶其企而。

孔伋因求思而言。章元成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厲夜生子，

遽而求火。

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凡百有心，

奚特于我？

既見其生，

實欲其可。

人亦有言，

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

漸免於孩。

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

夙與夜寐，

願爾斯才。

爾之不才，

亦已焉哉！

歸鳥

翼翼歸鳥，
晨去于林，
遠之八表，
近憩雲岑。
和風弗洽，
翻翻求心。
願儔相鳴，
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
載翔載飛，
雖不懷游，
見林情依。

遇雲顏顏，
相鳴而歸。
遐路誠悠，
性愛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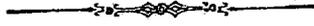
翼翼歸鳥，
相林徘徊，
豈思天路？
欣及舊棲。

雖無昔侶，
衆聲每諧。
日夕氣清，
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
戢羽寒條。
游不曠林，
宿則森標。
晨風清興，
好音時交。
矯繳奚施？
已卷安勞？

輯 一 第

(八)十



第二輯

陶淵明集

第二輯

形影神 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
山川無改時。
草木得常理，
霜露榮悴之。

謂人最靈智，
獨復不如茲。
適見在世中，
奄去靡歸期；
奚覺無一人，
親識豈相思！
但餘平生物，
舉目情悽淪。
我無騰化術，

必爾不復疑。

願君取吾言：

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

衛生每苦拙。

誠願游崑華，

邈然茲道絕。

與子相遇來，

未嘗異悲悅。

龍蔭若暫乖，

止日終不別。

此同既難常，

鬚爾俱時滅。

身沒名亦盡，

念之五情熱。

立善有遺愛，

胡爲不自竭！

酒云能消憂，

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

萬理自森著。

人爲三才中，

豈不以我故？

與君雖異物，

生而相依附。

結托既喜同，

安得不相語！

三皇大聖人，

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永年，

欲留不得住。

彭祖姓鍾名鏗，頓項元孫，進雉羹于堯，堯封

于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

老少同一死，

賢愚無復數。

日醉或能忘，

將非促齡具。

立善常所欣，

誰當爲汝譽？

甚念傷吾生，

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

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貧。

世初意常多，
斯人樂久生。
日月依辰至，
舉俗愛其名。
露淒暄風息，
氣澈天象明，
往燕無遺影，
來雁有餘聲。
酒能祛百慮，
菊解制殘齡。
如何蓬廬士，
空視時運傾！
塵爵思虛曩，

寒華徒自榮。
斂襟獨聞謠，
緬焉起深情。
棲遲固多娛，
淹留豈無成！
歸園田居
少無適俗韻，
性本愛邱山；
誤落塵網中，
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
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
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
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
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
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
虛空有餘閒。
久在樊籠裏，

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
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荆扉，
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
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
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
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

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

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遊，

浪莽林野娛。

試攜子姪輩，

披榛步荒墟，

徘徊邱隴間，

依依昔人居，

井竈有遺處，

桑竹殘朽株。

借問採薪者：

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

死沒無復餘。

一世異朝市，

此語真不虛！

人生似幻化，

終嘗歸空無。

悵恨獨策遠，

崎嶇歷榛曲。

山澗清且淺，

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

隻鷄招近局。

日入室中闌，

荆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

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

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開美

，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

曾城，飭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波以

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

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

中阜。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

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

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時

日。

開歲倏五日，

吾生行歸休。

念之動中懷，

及辰爲茲遊。

氣和天惟澄，
班坐依遠流；
弱湍馳文魴，
閒谷矯鳴鷗。
迴潭散游目，
緬然睇曾邱，
雖微九重秀，
顧瞻無匹儔。
提壺接賓侶，
引滿更獻酬。
未知從今去，
當復如此不？
中觴縱遙情，

忘彼千載憂。
且極今朝樂，
明日非所求。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

三郎

負痾積簷下，
終日無一欣。
藥石有時閒，
念我意中人。
相去不尋常，
道路邈何因。
周生述孔業，

祖謝饗然臻。

道喪向千載，

今朝復斯聞。

馬隊非講肆，

校書亦已勤。

老夫有所愛，

思與爾爲鄰。

願言誨諸子，

從我穎水濱。

乞食

飢來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

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

遺贈豈虛來。

談諧終日夕，

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歡，

言詠遂賦詩。

感子漂母惠，

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

冥報以相貽。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
清吹與鳴彈。
感彼柏下人，
安得不爲權！
清歌散新聲，
綠酒開芳顏。
未知明日事，
余襟良以殫。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

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
鬼神茫昧然。
結髮念善事，
僮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
始室喪其偏；
炎火屢焚如，
螟蟻恣中田；
風雨縱橫至，
收斂不盈廛。
夏日長抱飢，
寒夜無被眠；
造夕思鷄鳴，

及晨願鳥遷。

在已何怨天？

離憂悽目前。

吁嗟身後名，

於我若浮煙！

慷慨獨悲歌，

鍾期信爲賢。

答龐參軍

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

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談

云數，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

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歎，豈惟

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本既

不登，復者病繼之；竊依周禮往復之

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

傾蓋定前言。

有客賞我趣，

每每顧林園，

談諧無俗調，

所說聖人篇。

或有數斟酒，

閒飲自歡然。

我實幽居士，

無復東西緣，

物新人惟舊，

弱毫多所宣，
 情通萬里外，
 形跡滯江山。
 君其愛體素，
 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
 回復遂無窮。
 發歲始俯仰，
 星紀奄將中。
 明兩萃時物，
 北林榮且豐。

神淵寫時雨，
 晨色奏景風。
 既來就不去？
 人理固不終。
 居常待其盡，
 曲肱豈傷沖！
 遷化或夷險，
 肆志無依隆。
 卽事如已高，
 何必升華嵩？

此用呼子先上華陰山，
 及王子喬上蓋高山等。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

終古謂之然。
世間有松喬，
於今定何間？
故老贈余酒，
乃言飲得仙。
試酌百情遠，
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
任真無所先。
雲鶴有奇翼，
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
備俛四十年，

形骸久已化，
心在復何言！

移居

昔欲居南村，
非爲卜其宅，
聞多素心人，
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
今日從茲役。
敝廬何必廣？
取足蔽牀席。
鄰曲時時來，

抗言談在昔。
奇文共欣賞，
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
登高賦新詩。
過門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
閒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
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

無爲忽去茲。
衣食當須紀，
力耕不吾欺。

和劉柴桑

山澤久見招，
胡事乃躊躇？
直爲親舊故，
未忍言索居。
良辰入奇懷，
挈杖還西廬。
荒途無歸人，
時時見廢墟。

茅茨已就治，
新疇復應奮。
谷風轉淒薄，
春醪解飢飈。
弱女雖非男，
慰情良勝無。
栖栖世中事，
歲月共相疎。
耕織稱其用，
過此奚所須？
去去百年外，
身名同翳如。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
時忘四運周。
欄庭多落葉，
慨然知已秋。
新葵鬱北牖，
嘉穠養南疇。
今我不爲樂，
知有來歲不？
命室攜童弱，
良日發遠遊。

和郭主簿

藹藹堂前林，

中頁貯清陰。
凱風因時來，
回飄開我襟。
息交逝閒臥，
坐起弄書琴。
園蔬有餘滋，
舊穀猶儲今，
營已良有極，
過足非所欽。
春秫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
弱子戲我側，
學語未成音。

此事真復樂，
聊用忘華簪。
遙遙望白雲，
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
清涼素秋節；
露凝無游氛，
天高肅景澈。
陵岑聳逸峯，
遙瞻皆奇絕。
芳菊開林耀，
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

卓爲霜下傑。

銜觴念幽人，

千載撫爾訣。

檢素不獲展，

厭厭竟良月。

於王撫軍坐送客

秋日淒且厲，

百卉具已腓；

爰以履霜節，

登高饒將歸。

寒氣冒丘澤，

游雲倏無依。

洲渚四緬邈，

風水互乖違。

瞻夕欣良讌，

離筵聿云悲。

晨鳥暮來還，

懸車斂餘暉，

逝止判殊路，

旋駕悵遲遲。

目送回舟遠，

情隨萬化遺。

與殷晉安別

并序

嚴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

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少長，

一遇盡殷勤。

信宿酬清話，

益復知爲親。

去歲家南里，

薄作少時鄰，

負杖肆遊從，

淹留忘宵晨，

語默自殊勢，

亦知當乖分。

未謂事已及，

興言在茲春。

飄飄西來風，

悠悠東去雲：

山川千里外，

言笑難爲因。

良才不隱世，

江湖多賤貧。

脫有經過便，

念來存故人。

贈羊長史松齡并序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後，

慨然念黃虞；

得知千載上，

正賴古人書。

賢聖留餘跡

事事在中都。

賣忘游心目？

關河不可踰。

九域甫已一，

逝將理舟輿。

聞君當先邁，

負病不獲俱。

時松齡銜左將軍朱齡石之命詣裕行府賀平關落

原詩意靖節欲從松齡訪關落，會病不果行也。

路若經商山，

爲我少躊躇。

多謝綺與角，

精爽今何如？

紫芝誰復採？

深谷久應蕪。

駟馬無貴患，

貧賤有交娛。

清謠結心曲，

人乖運見疎。

擁懷累代下，

言盡意不舒。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懷舊人，

驟驥感悲泉。

明且非今日，

歲暮余何言！

素顏斂光潤，

白髮一已繁。

闔哉秦穆談！

旅力豈未愆？

秦晉言番番黃髮，旅力既愆，我尙有之。此反其語，故以秦穆之談爲闕言，老無能爲也。

向夕長風起，

寒雲沒西山；

冽冽氣遂嚴，

紛紛飛鳥還。

民生鮮長在，

矧伊愁苦纏！

屢闕清醑至，

無以樂當年。

窮通靡攸慮，

顛覆由化遷。

撫己有深懷，

履運增慨然。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

史記律書五月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賓。

清朝起南颺，

不駛亦不遲，
飄飄吹我衣。
重雲蔽白日，
閒雨紛微微。
流目視西園，
燁燁榮紫萎。
於今甚可愛，
當奈行復衰。
感物願及時，
每憾靡所揮。
悠悠待秋稼，
寥落將賒遲。
逸想不可淹，

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銜哀過舊宅，
悲淚應心零。
借問爲誰悲？
懷人在九冥。
禮服名羣從，
恩愛若同生。
門前執手時，
何意爾先傾！
在數竟未免，
爲山不及成。

慈母沈哀疚，
二允纔數齡，
雙位委空館，
朝夕無哭聲。
流塵集虛坐，
宿草旅前庭。
階除曠遊迹，
園林獨餘情。
翳然乘化去，
終天不復形。
遲遲將回步，
惻惻悲襟盈，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弱齡寄事外，
委懷在琴書。
被褐欣自得，
屢空常晏如。
時來苟冥會，
宛轡憩通衢。
投策命晨裝，
暫與園田疎。
眇眇孤舟逝，
緜緜歸思紆。
我行豈不遙？
登降千里餘。
自倦川途異，

心念山澤居，

望雲慙高鳥，

臨水愧游魚。

眞想初在襟，

誰謂形迹拘！

聊且憑化遷，

終反班生廬。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

阻風于規林

行行循歸路，

計日望舊居；

一欣侍溫顏，

再喜見友于！

鼓棹路崎曲，

指景限西隅。

江山豈不險？

歸子念前途。

凱風負我心，

戰慄守窮湖。

高莽眇無界，

夏木獨森疎；

誰言客舟遠？

近瞻百里餘；

延目識南嶺，

空歎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
 我今始知之。
 山川一何曠！
 巽坎難與期。
 崩浪聒天響，
 長風無息時。
 久游戀所生，
 如何淹在茲！
 靜念園林好，
 人間良可辭。
 當年詎有幾？
 縱心復何疑。

辛丑歲九月赴假還江
 陵夜行塗口

閒居三十載，
 遂與塵事冥。
 詩書敦宿好，
 林園無世情。
 如何舍此去，
 遙遙至西荆？
 叩棹新秋月，
 臨流別友生。
 涼風起將夕，
 夜景湛虛明。

昭昭天宇闊，
鼎鼎川上平。
懷役不遑寐，
中宵尙孤征。
商歌非吾事，
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舊墟，
不爲好爵榮。
養真衡茅下，
庶以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在昔聞南畝，

當年竟未踐。
屢空既有人，
春興豈自免！
夙晨裝吾駕，
啓塗情已緬。
鳥弄歡新節，
冷風送餘善。
寒竹被荒蹊，
地爲罕人遠，
是以植杖翁，
悠然不復返。
卽理愧通識，
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
 憂道不憂貧。
 瞻望邈難逮，
 轉欲心長勤。
 秉耒歡時務，
 解顏勸農人。
 平疇交遠風，
 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
 卽事多所欣。
 耕種有時息，
 行者無間津。

日入相與歸，
 壺漿勞近鄰。
 長吟澆柴門，
 聊爲隴畝民。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
 從弟敬遠

寢跡衡門下，
 逸與世相絕。
 顧盼莫誰知，
 荆扉晝長閉。
 淒淒歲暮風，
 翳翳經日雪。

傾耳無希聲，

在目皓已潔。

勁氣侵襟袖，

簞瓢謝屢設；

蕭索空宇中，

了無一可悅。

歷覽千載書，

時時見遺烈？

高操非所攀，

謬得固窮節？

平津苟不由，

栖遲詎爲拙？

寄意一言外，

漢元朔中，武帝詔封公孫宏爲平津侯。

茲契誰能別？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

軍使都經錢溪

我不踐斯境？

歲月好已積。

晨夕看山川？

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

清飈矯雲翻。

簞彼品物存？

義風都未隔；

伊余何爲者？

勉勵從茲役。

一形似有制，

素襟不可易。

園田日夢想，

安得久離析！

終懷在整舟，

諒哉宜霜柏！

還舊居

曠昔家上京，

六載去還歸，

今日始復來，

惻愴多所悲。

阡陌不移舊，

邑屋或時非，

履歷周故居，

鄰老罕復遺，

步步尋往迹，

有處特依依。

流幻百年中，

寒暑日相推。

常恐大化盡，

氣力不及衰。

撥置且莫念，

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

甘以辭華軒。

正夏長風急，

林室頓燒燔。

一宅無遺宇，

舫舟蔭門前。

迢迢新秋夕，

亭亭月將圓。

果菜始復生，

驚鳥尙未還。

中宵野遙念，

一盼周九天。

總髮抱孤介，

奄出四十年。

形迹憑化往，

靈府長獨閑。

貞剛自有質，

玉石乃非堅。

仰想東戶時，

餘糧宿中田。

鼓腹無所思，

朝起暮歸眠。

既已不遇茲，

且遂灌我園。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
淒淒風露交；
蔓草不復榮，
園木空自凋。
清氣澄餘滓，
杳然天界高。
哀蟬無留響，
叢雁鳴雲霄。
萬化相尋異，
人生豈不勞！
從古皆有沒，
念之中心焦。
何以稱我情？

濁酒且自陶。
千載非所知，
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月中於西田穫

早稻

人生歸有道，
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
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
歲功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

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
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
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
庶無異患干。
盥濯息簷下，
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
千載乃相關。
但願常如此，
躬耕非所歎。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
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
戮力東林隈。
不言春作苦，
常恐負所懷。
司田眷有秋，
寄聲與我諧。
飢者歡初飽，
束帶候鳴雞。
揚機越平湖，
汎隨清壑迴。
鬱鬱荒山裏，

猿聲閑且哀。

悲風愛靜夜，

林鳥喜晨開。

曰余作此來，

三四星火積。

姿年逝已老，

其事未云乖。

遙謝荷蓀翁，

聊得從君棲。

飲酒 并序

余閒居寡歡，乘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

，輒題數句自娛，紙墨塗多，辭無詮次，

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豪華無定在，

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

寧似東陵時？

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平不事二姓，甘分田野，故靖節託以自況。

寒暑有代謝，

人道每如茲。

達人解其會，

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樽酒，

日夕歡相持。

積善云有報，
夷叔在西山。
善惡苟不應，
何事立空言？
九十行帶索，
飢寒況當年。
不賴固窮節，
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
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飲，

但願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
豈不在一生？
一生復能幾，
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
持此欲何成？
栖栖失羣鳥，
日暮猶獨飛；
徘徊無定止，
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深遠，

去來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
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
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
千載不相違。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行止千萬端，
誰知非與是？
是非苟相形，
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
達士似不爾。
咄咄俗中愚，

且嘗從黃綺。

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

汎此忘憂物，

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

杯盞盍自傾。

日入羣動息，

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

衆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

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

獨樹衆乃奇。

提壺挂寒柯，

遠望時復爲。

吾生夢幻間，

何事縲塵羈！

清晨聞叩門，

倒裳往自開，

問子爲誰與？

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

疑我與時乖。

〔盤纏茅簷下〕

未足爲高栖。

一世皆尙同。

願君汨其泥。

深感父老言。

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

違己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

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

直至東海隅。

道路迴且長。

風波阻中塗。

此行誰使然。

似爲飢所驅。

傾身營一飽。

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

息駕歸閒居。

顏生稱爲仁，

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獲年，

長飢至于老。

雖留身後名，

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

稱心固爲好。

容養千金軀，

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必惡？

反晉真：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遂裸葬

人當解意去。

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

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

大澤中，弟子至于餘人。

長公會一仕，

壯節忽失時，

杜門不復出，

終身與世辭。

張釋之子張舉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

仲理歸大澤，

高風始在茲。

後漢楊倫字仲理，爲郡文學掾，志乖于時，

一往便當已，

何爲復狐疑！

去去當奚道，

世俗久相欺。

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大澤中，弟子至于餘人。

後漢楊倫字仲理，爲郡文學掾，志乖于時，

一往便當已，

何爲復狐疑！

去去當奚道，

世俗久相欺。

擺落悠悠談，

請從余所之。

有客常同止，

取舍邈異境。

一士常獨醉，

一夫終年醒；

醒醉還相笑，

發言各不領。

規規一何愚，

兀傲差若穎。

寄言酣中客，

日沒燭當秉。

故人賞我趣，

挈壺相與至，

班荆坐松下，

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

觴酌失行次，

不覺知有我，

安知物爲貴！

悠悠迷所留，

酒中有深味。

貧居乏人工，

灌木荒余宅；
 班班有翔鳥，
 寂寂無行迹。
 宇宙一何悠！
 人生少至百。
 歲月相催逼，
 髻邊早已白。
 若不委窮達，
 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
 游好在六經；
 行行向不惑，

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
 飢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
 荒草沒前庭。
 披褐守長夜，
 晨鷄不肯鳴。
 孟公不在茲，
 終以翳吾情。

幽蘭生前庭，
 含薰待清風；
 清風脫然至，

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

任道或能通；

覺悟當念還；

烏盡廢良弓。

子雲性嗜酒；

家貧無由得；

時賴好事人；

載醪社所惑。

鷓來爲之盡；

是語無不塞；

有時不肯言；

豈不在俄國。

仁者用其心；

何嘗失顯默！

「俄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哉！」

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以伐齊，柳下惠曰：

疇昔苦長飢；

投耒去學仕；

將養不得節；

凍餒固纏已。

是時向立年；

志意多所恥；

遂盡介然分；

拂衣歸田里。

冉冉星氣流，
 亭亭復一紀。
 世路廓悠悠，
 楊朱所以止。
 雖無揮金事，
 濁酒聊可恃。
 羲農去我久，
 舉世少復真；
 汲汲魯中叟，
 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
 禮樂暫得新。

洙泗輟徽響，
 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
 一朝成灰塵！
 區區諸老翁，
 爲事誠殷勤；
 如何絕世下，
 六籍無一親？
 終日馳車走，
 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
 空負頭上市。

諸老翁似謂漢
初伏生諸人。

史言先生取頭上葛巾漉
酒，酒華還復著之。

但恨多謬誤。

君當怒醉人。

止酒

居止次城邑，
逍遙自閒止；
坐止高蔭下，
步止藁門裏；
好味止園葵，
大權止稚子。
平生不止酒，
止酒情無喜；
暮止不安寢，
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

營衛止不理。

徒知止不樂，
未知止利己；
始覺止爲善，
今朝真止矣。
從此一止去，
將止扶桑浹。
清顏止宿容，
奚止千萬祀！

述酒

重離照南陸，
鳴鳥聲相聞。

秋草雖未黃，
融風久已分。
素礫蟲修渚，
南嶽無餘雲。
豫章抗高門，
重華固靈墳。
流淚抱中歎，
傾耳聽司晨。
神州獻嘉粟，
西靈爲我馴。
諸梁董師旅，
芊勝喪其身。
山陽歸下國，

成名猶不勤。
卜生善斯牧，
安樂不爲君，
平王去舊京，
峽中納遺薰。
雙陵甫云育，
三趾顯奇文。
王子愛清吹，
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
閒居離世紛。
峨峨西嶺內，
偃息常所親，

天容自永固，

彭殤非等倫。

陶潛按述酒詩篇首「重離照兩陸」，至「重華固靈墳」，此述晉室南渡之後，偏安江左，浸以式微，至零陵而王氣遂盡，箕統以成，敘述明顯。「流淚抱中歎」以下，乃再三反覆以痛之。神州嘉粟，西靈我馴，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語，國獻不獻芻諸事，謂西晉全盛時，五胡未亂，四夷賓服也，今不可見矣。次則羊勝亂楚而沈，諸梁董師復之，謂東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卽有陶侃溫嶠之功，國猶有人也，今亦不可見矣。又下則山陽禪魏，猶獲令終，不事急忿翦除，而今亦不可復見焉；至以萬乘求爲匹夫不得，此牧人所以不顧爲君也。」

平王去舊京」以下，謂晉自遷江左，而中原沒於鮮卑；劉裕平姚泓修，復言五陵，

置守衛；國恥甫雪，而箕統已成也。薰，

獵麋，史記五帝本紀作「葷」，周本紀作

「薰青」；葷，薰，獵，並通。映，葷鄰郛

；成王定鼎于郊郛，今洛陽；映，郊，通

也。晉五陵在洛陽，不敢顯言五陵，故曰

雙陵，蓋亦以暗之二陵亂其辭。其實若除

宣景文三王不敷，則武惠二帝正雙陵耳。

三趾乃曹魏受禪之祥。左太冲魏都賦：「

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注延康元年，

三趾鳥見於郡國。裕受禪時，太史令亦陳

符瑞天文數十事也。「王子愛清吹」以下，

則以子晉棄位學仙，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

歎也。「朱公練九齒，聞居遺世紛」，乃

遭亂世而思選舉之心也。天容自永固，
謂天老容成，與下彭殤爲對，言富貴不
如長生，即楚辭思遠遊之旨也。

責子

白髮被兩鬢，
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
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
懶惰放無匹；
阿宣行志學，
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
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
但覓梨與栗。
夫運苟如此，
且進杯中物。

有會而作

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
災。日月尚悠，爲患未已。登歲之功，既
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
始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
達，後生何賴哉？

弱年逢家乏，

老至更長飢，

救麥實所羨，

孰敢慕甘肥。

怒如亞九飯，

食。

當暑厭寒衣。

歲月將欲暮，

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

深念蒙袂非。

嗟來何足吝？

徒沒空自遺。

詩：怒如調飢。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遇

斯濫豈彼志！

固窮夙所歸。

餒也已矣夫！

在昔余多師。

蜡日

風雪送餘運，

無妨時已和。

梅柳夾門植，

一條有佳花。

我唱爾言得，

酒中適何多。

未能明多少，

章山有奇歌。

擬古

榮榮窗下蘭，
 密密堂前柳。
 初與君別時，
 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
 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先醉，
 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
 遂令此言負。

多謝諸少年，
 相知不忠厚，
 意氣傾人命，
 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
 當往至無終。
 問君今何行？
 非商復非戎。

聞有田子泰，
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疇奇士，乃署為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疇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哭泣而去。疇怒曰：一致何不送章報于我。

。一曙答云云，續壯之，曙
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

節義爲士雄，

斯人久已死，

鄉里習其風。

生有高世名，

旣沒傳無窮。

曙北歸，百姓歸者五百
餘家，曙爲約束，與舉
學校，北邊翕然。

不學狂馳子，

直在百年中。

仲春遘時雨，

始雷發東隅，

衆蠶各潛駭，

草木從橫舒。

翩翩新來燕，

雙雙入我廬，

先巢故尚在，

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

門庭日荒蕪。

我心固匪石，

君情定何如？

迢迢百尺樓，

分明望四荒。

暮作歸雲宅，

朝爲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
平原獨茫茫。
古時功名士，
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
相與還北邙。
松柏爲人伐，
高墳互低昂。
積墓無遺主，
遊魂在何方？
榮華誠足貴，
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
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
十年著一冠，
辛勤無此比，
常有好容顏。
我欲觀其人，
晨去越河關，
青松夾路生，
白雲宿簷端。
知我故來意，
取琴爲我彈，

上弦驚別鶴，

下弦操孤鸞。

上弦下弦猶言初曲終曲，別鶴孤鸞並琴曲名。

願留就君住，

從今至歲寒。

蒼蒼谷中樹，

冬夏常如茲；

年年見霜雪，

誰謂不知時！

厭聞世上語，

結友到臨淄。

稷下多談士，

指彼決吾疑。

裝束既有日，

已與家人辭。

行行停出門，

還坐更自思。

不畏道里長，

但畏人我欺；

萬一不合意，

永爲世笑嗤。

伊懷難具道，

爲君作此詩。

日暮天無雲，

春風扇微和。

佳人美清夜，

達曙酣且歌，

歌竟長歎息，

持此感人多。

皎皎雲間月，

灼灼葉中華，

豈無一時好？

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

撫劍獨行遊。

誰言行遊近？

張掖至幽州。

飢食首陽薇，

渴飲易水流；

水之上。

不見相知人，

惟見古時邱。

路邊兩高墳，

伯牙與莊周。

此士難再得，

吾行欲何求！

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子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子之言，惟鍾子能聽。

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以罷遠遊也。

種桑長江邊，

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之上。

三年望當採，
枝條始欲茂，
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
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
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
今日復何悔！

雜詩

人生無根蒂，
飄如陌上塵。

分散逐風轉，
此已非常身。
落地爲兄弟，
何必骨肉親！
得歡當作樂，
斗酒聚比鄰。
盛年不重來，
一日難再晨，
及時當勉勵，
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阿，
素月出東嶺。

遙遙萬里輝，
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
夜中枕席冷。
氣變悟時易，
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子和，
揮杯勸孤影。
日月擲人去，
有志不獲聘。
念此懷悲悽，
終曉不能靜。

榮華難久居，
盛衰不可量。
昔爲三春葉，
今作秋蓮房。
嚴霜結野草，
枯悴未遽央。
日月還復周，
我去不再陽。
眷眷往昔時，
憶此斷人腸。
丈夫志四海，

我願不知老，
親戚共一處，
子孫還相保，
觴弦肆朝日，
樽中酒不燥，
緩帶盡歡娛，
起晚眠常早，
孰若當世時，
冰炭滿懷抱，
百年歸邱壟，
用此空名道！
憶我少壯時，

無樂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積，
此心稍已去，
植歡無復娛，
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
轉覺日不如，
擊舟無須臾，
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
未知止泊處。

古人惜寸陰，
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言，
掩耳每不喜；
奈何五十年，
忽已親此事！
求我盛年歡，
一毫無復意。
去去轉欲速，
此生豈再值！
傾家持作樂，
竟此歲月駛。

有子不留金，
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
四時相催迫，
寒風拂枯條，
落葉掩長陌。
弱質與運積，
元鬢早已白。
素標插人頭，
前途漸就窄。
家爲逆旅舍，
我如當去客；

去去欲何之？

南山有舊宅。

代耕本非望。

所業在田桑。

躬親未曾替。

寒餒常糟糠。

豈期過滿腹。

但願飽糲糧。

御冬足大布。

蠶絲以應陽。

正爾不能得。

哀哉亦可傷！

人皆盡獲宜。

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奈何！

且爲陶一觴。

遙遙從耦役。

一心處兩端。

掩淚汎東逝。

順流追時遷。

日沒星與昂。

勢翳西山巔。

蕭條隔天涯。

惆悵念常餐。

慷慨思南歸，

路遐無由緣。

關梁難虧替，

絕音寄斯篇。

閒居執蕩志，

時駛不可稽。

驅役無停息，

軒裳逝東崖。

沈陰擬薰麝，

寒氣激我懷。

歲月有常御，

我來淹已彌。

慷慨憶綢繆，

此情久已離。

荏苒經十載，

暫爲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

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

回顧慘風涼。

春燕應節起，

高飛拂塵梁。

邊雁悲無所，

代謝歸北鄉。

離鵑鳴清池，

涉暑經秋霜。

愁人難爲辭，

遙遙春夜長。

嫋嫋松標崖，

婉孌柔童子，

年始三五間，

喬柯何可倚！

養色含精氣，

粲然有心理。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

孤雲獨無依，孤雲，喻貧士也。

曖曖空中滅，

何時見餘暉？

朝霞開宿霧，

衆鳥相與飛，喻衆人也。

遲遲出林翮，

未夕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

豈不寒與飢！

知音苟不存，

已矣何所悲！

淒厲歲云暮，
 擁褐曝前軒。
 南圃無遺秀，
 枯條盈北園。
 傾壺絕餘粒，
 闕竈不見煙。
 詩書塞座外，
 日昃不遑研。
 閒居非陳阮，
 竊有慍見言；
 何以慰吾懷？
 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
 欣然方彈琴；
 原生納決履，
 清歌暢商音。
 重華去我久，
 貧士世相尋。
 弊襟不掩肘，
 藜羹常乏斟。
 豈忘襲輕裘？
 苟得非所欽。
 賜也徒能辨，
 乃不見吾心。

莊子：曾子居衛，提袴
 肘見，納履踵決，曳經
 而歌，聲滿天地。原憲居魯，子貢曰：「
 先生何病？」曰：「仁義之態，與馬之飾，憲

不怒爲也。」

安貧守賤者，

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云云

好爵吾不榮

厚饋吾不酬。

一旦壽命盡

弊服仍不周。

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

。先生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爲諱？」其妻曰：「以康爲諱。」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諱爲康乎？」其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感威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陸之曰康，不亦宜乎？」

豈不知其極？

非道故無愛。

從來將千載，

未復見斯儔。

朝與仁義生，

夕死復何求！

袁安門積雪，

邈然不可干。

漢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僵臥，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

孝廉。

阮公見錢入，

即日棄其官。

芻蕘有常溫，

採芣足朝餐。

豈不實辛苦？

所懼非飢寒。

貧富常交戰，

道勝無戚顏。

至德冠邦閭，

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

繞宅生蒿蓬，

翳然絕交遊，

賦詩頗能工，

舉世無知者，

止有一劉龔。

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

此士胡獨然？

實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業，

所樂非窮通。

人事固以拙，

聊得長相從。

昔在黃子廉，

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王應麟困學紀聞風俗通云：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

彈冠佐名州，

一朝辭吏歸，

清貧路難儔。

年饑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

丈夫雖有志，

固爲兒女憂。

惠孫一晤歎，

腆贈竟莫酬。

誰云固窮難？

逸哉此前修！

詠二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

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

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

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

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

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

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

功成者自去；

借問衰周來，

幾人得其趣？

游目漢廷中，

二疏復此舉。

高嘯返舊居，

長揖儲君傳；

餞送傾皇朝，
 華軒盈道路；
 離別情所悲，
 餘榮何足顧！
 事勝感行人，
 賢哉豈常譽！
 厭厭閭里歡，
 所營非近務。
 促席延故老，
 揮觴道平素，
 問金終寄心，
 清言曉未悟。
 放意樂餘年，

遑恤身後慮。
 誰云其人亡？
 久而道彌著。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
 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
 ，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
 但懼時我遺；
 服勤盡歲月，
 常恐功愈微。
 忠情謬獲露，

遂爲君所私；
出則陪文輿；
入必侍丹帷；
箴規嚮已從；
計議初無虧；
一朝長逝後；
願言同此歸。
厚恩固難忘；
君命安可違！
臨穴罔惟疑；
投義志攸希。
荆棘籠高墳；
黃鳥聲正悲。

良人不可贖；
泫然霑我衣。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
志在報強嬴；
招集百夫良；
歲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
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
慷慨送我行；
雄髮指危冠；

猛氣衝長纒。

飲餞易水上，

四座列羣英。

漸離擊悲筑，

宋意唱高聲。

淮南子：高漸離與宋意爲筑擊而歌于易水之上。

樂書：筑似箏，十三絃，頸細而曲，以竹鼓之，如擊琴然。

蕭蕭哀風逝，

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

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

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願？

飛蓋入秦庭，

凌厲越萬里，

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

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疎，

魯句踐聞荊軻之刺秦王曰：「惜哉其不譏于刺」

劍之術也。」

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

繞屋樹扶疏；

衆鳥欣有託；

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

頗迴故人車。

歡言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

好風與之俱。

汎覽周王傳

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之民發古塚所獲書也。

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

玉臺凌霞秀；

王母怡妙顏；

天地共俱生；

不知幾何年；

靈化無窮已；

館宇非一山。

高酣發新謠；

甯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

迢遞槐江嶺；

是謂元圃邱；

西南望崑墟；

光氣難與儔；

亭亭明玕照，

落落清瑤流。

恨不及周穆，

託乘一來游。

。槐江之山，多瑤玕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墟，其光熊熊，其氣魄魄，爰有淫流，其清落落。

丹木生何許？

乃在崑山陽。

黃花復朱實，

食之壽命長。

白玉凝素液，

瑾瑜發奇光。

豈伊君子寶，

見重我軒皇。

。崑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嬰。瑾瑜之玉爲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翩翩三青鳥，

毛色奇可憐，

朝爲王母使，

暮歸三危山。

我欲因此鳥，

具向王母言：

在世無所須，

惟酒與長年。

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逍遙蕪臯上，

杳然望扶木，

蕪當作蕪。東山經蕪臯之山，東望樽木。

洪柯百萬尋，

森散覆陽谷。

靈人侍丹池，

朝朝爲日浴。

神景一登天，

何幽不見燭。

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

陽谷，上有扶木。

寄生赤水陰，

亭亭凌風柱，

八幹共成林。

靈鳳撫雲舞，

神鸞調玉音。

雖非世上寶，

爰得王母心。

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桂，林

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羲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

鳳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

何人得靈長，

不死復不老，

粲粲三珠樹，

萬歲如平常？

赤泉給我飲，

員邱足我糧，

方與三辰游，

壽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
歷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

夸父誕宏志，

乃與日競走，

俱至虞淵下，

似若無勝負。

神力既殊妙，

傾河焉足有！

餘迹寄鄧林，

功竟在身後。

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

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夸父者，
神人之名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
迷之于禺谷。渴欲得

精衛銜微木，

將以填滄海；

刑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無慮，

化去不復悔。

徒役在昔心，

良晨詎可待！

精衛，炎帝之少女，名
曰女娃，游于東海，溺

而不返，故爲橋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埋東海。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脰爲口，操干戚以舞。

巨猾肆威暴，

欽鴆違帝旨，

窶窳強能變

祖江遂獨死。

明明上天鑒，

爲惡不可履。

長枯固已劇，

鷓鴣豈足恃！

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鴆姪祖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鴆化爲大鷓，鼓亦化爲鷓鳥，見卽其邑大旱。窶窳，龍首，居窮

永中。

鵝鵝見城邑，

其國有放士，

念彼懷王世，

當時數來止。懷王世謂屈原見放之時也。

青邱有奇鳥，

自言獨見爾，

本爲迷者生，

不以喻君子。

栢山有鳥，其狀如鷓，其名曰鴝，見卽其縣多放士。青邱之山有鳥，狀如鷓，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巖巖顯朝市，

帝者慎用才。

何以廢共鯨，

重華爲之來？

仲父獻誠言，

姜公乃見猜。

管仲請去三豎事。

臨沒告飢渴，

當復何及哉！

挽歌詩

有生必有死，

早終非命促。

昨暮同爲人，

今日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

枯形寄空木。

孀兒索父啼，

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

是非安能覺！

千秋萬歲後，

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

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

今但湛空觴？

春藤生浮蟻，

何時更能嘗！

殺案盈我前，

親朋哭我傍，

欲語口無音，

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

今宿荒草鄉。

一朝出門去，

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

白楊亦蕭蕭。

嚴霜九月中，

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

高墳正嶢峩，

馬爲仰天鳴，

風爲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

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

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

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餘悲，

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
託體同山阿。

聯句

鳴雁乘風飛，
去去當何極！
念彼窮居士，
如何不歎息。
雖欲騰九萬，
扶搖竟何力！
遠招王子喬，
雲鶴庶可飭。

續之

願侶正徘徊，
離離翔天側；
霜露豈不切？
務從忘愛翼。
高柯濯條榦，
遠眺同天色。
思絕慶未看，
徒使生迷惑。

續之



第三輯

陶淵明集 第三輯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眞風告逝，大偽斯興；闇圓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巖巖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

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張季子東京賦：「仰不

昭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名，帝魁神農後也。」

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

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爰，益也。張釋之。漢書：「張釋之字季，為騎郎，十年不得調。中郎將爰益請徒釋之補調者，釋之言便宜事，文

帝稱善，拜謁看僕射。」

愍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

馮唐。魏尚。漢馮唐為郎中署長，為文帝言雲中守魏尚坐功首虜差六級，下吏劾，罰太重。帝令

唐持節赦尚復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

說。韓非子：「龍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不。」三人言信乎？」曰：「不。」三人言信乎？」曰：「不。」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願王察之。」悼賈傳

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賈誼為梁懷王太傅，死時年三十三。劉向稱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悲董相

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漢董仲舒為江都王相。易王素驕，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參西王尤繼恣，仲舒復相膠西王，王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廢王，正

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數令國中所居而治。

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恆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天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槲，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威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動衆人之悲泣。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子不遇時，若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武帝時征匈奴者盡封侯，而廣不得爵邑。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身道，青使青史急寬廣上繻，廣曰：「廣結髮與匈奴戰小七十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曲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老壯皆為垂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王商傳：成帝時商為左將軍，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後為丞相，甚尊任之。而大將軍王鳳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閤門內事。會日食，大中大夫張匡上書與狀，商免相。病歿血。竇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昊遐緬，人事無己。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寤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閑情賦 并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薄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竇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閨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芳；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續紛；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

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元鬢于積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閒揚。悲脂粉之尙鮮，或取毀于華妝。願在堯而爲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衿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悵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

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權，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淮南子：西方其星畢昴。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燦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羽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耕無餘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重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實性自然，非矯厲所

得；創殘斷切，遂已交病；嘗從人事，皆日服自役。於是悵然惓惓，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歸囊行。逝。尋程氏妹裝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

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

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劉驥之，字子驥，晉書有傳。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

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袁煥與曹植書：「君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

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尙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座，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爲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佑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

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

「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魏書司馬氏傳曰：陶夔潯陽人，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不？」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

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與子儼等疏

告儼侯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

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儒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

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又列女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

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于霸，客去，爲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容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

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避。」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

晉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東爲業，性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兖州還世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又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欲使守楚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

肉者可適以糲，可授以官祿，皆可隨以缺錢。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

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
見後漢韓韶傳。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謂氾毓。
晉書看傳。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晉書氾毓傳，素敦睦，九族寄居青州，
達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當父衣無當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疏，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

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閭，可象可儆。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寤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

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葛，夏渴瓢箪。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繇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味茲近情。耆龜有吉，制我

祖行望旒翩翩，執篋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湟豈吾緇！摔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

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
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家語：孔子在宋，見桓魋自
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愀然廓兮已滅，慨焉已
還。曰：「若是其靡也！」儉笑王孫。漢書：楊王孫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窆葬以反吾真，廓兮已滅，慨焉已
還。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附

錄

陶淵明集

附錄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

相將海隅，

天人革命，

絕景窮居。

采薇高歌，

慨想黃虞。

貞風凌俗，

爰感懦夫。

事見伯夷列傳。

箕子

去鄉之感，

猶有遲遲，

矧伊代謝，

觸物皆非。

哀哀箕子，

云胡能夷！

狡童之歌，

悽矣其悲。 事見殷本紀。

管鮑

知人未易，

相知實難；

淡美初交，

利乖歲寒。

管生稱心，

鮑叔必安；

奇情雙亮，

令名俱完。 事見管晏列傳。

程杵

遺生良難，

士爲知己，

望義如歸，

允伊二子。

程生揮劍，

懼茲餘恥。

令德允聞，

百代見紀。 事見趙世家。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

莫日匪賢，

俱映日月，

共殫至言。

慟由才難，

感爲精牽。

回也早天，

賜獨長年。

風賈

進德修業，

將以及時。

如彼稷契，

孰不願之！

嗟乎一賢，

逢世多疑。

候詹寫志，

感鵬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

以文自殘，

君子失時，

白首抱關。

巧行居災，

伎辨召患。

哀矣韓生，

事見風賈列傳。

竟死說難！
事見韓非傳

魯二儒

易代隨時，

迷變則愚；

介介若人，

特為貞夫。

德不百年，

汗我詩書。

逝然不顧，

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

蕭然何事！

世路多端，

皆為我異。

斂轡竭來，

獨養其志。

寢跡窮年，

誰知斯意！

扇上畫贊

荷蓀丈人 長沮 桀

溺 於陵仲子 張長

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三皇五帝

淳風日盡，
 九流參差，
 互相推隕，
 形逐物遷，
 心無常準，
 是以達人，
 有時而隱，
 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
 超超丈人，
 日夕在耘，
 遼遼沮溺，
 耦耕自欣。

入鳥不駭，
 雜獸斯羣，
 至矣於陵，
 養氣浩然，
 蔑彼結駟，
 甘此灌園。

高士傳：陳仲子居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仲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甘不過一肉，而懷楚國之憂，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

張生一仕，
 曾以事還，
 願我不能，
 高謝人間。

漢書：張釋之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終身不仕。

峇峇丙公，

望崖輒歸，

匪驕匪吝，

前路威夷。

漢鄧漢兄子容曼，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

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鄭叟不合，

垂釣川湄，

交酌林下，

清言究微。

後漢鄭敬字次都，都尉暹爲功曹，辭病去，隱處精

學。同郡鄧敏爲督郵過存敬，敬方釣魚于大澤，因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

言談彌日。

孟嘗遊學，

天網時疏，

眷言哲友，

振褐偕徂。

後漢汝南薛苞字孟嘗，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

苞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英哉周子！

稱疾閒居，

寄心清尚，

悠然自娛。

周湯理事未詳。

翳翳衡門，

洋洋泌流，

日琴日書，

顧盼有儔。

飲河旣足，

自外皆休。

緬懷千載，
託契孤遊。

尙長禽慶贊

尙子昔薄宦，
妻孥共早晚，
貧賤與富貴，
讀易悟益損。
禽生善周遊，
周遊日已遠，
去矣尋名山，

上反豈知反！

尙長見高士傳。後漢書
作尙長字子平，河內朝

歌人，隱居不仕，性尙中和，讀易至損益
卦辭曰：一吉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

未知死何如生耳。一男女孀娶既畢，敕家
事勿相關，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
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錄

附

(〇二一)



年

譜

陶淵明集 年譜攷異

陶 澍撰

宋李巽巖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張鑑季長爲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雪山質著紹陶錄，亦撰栗里年譜，陶南村載入輟耕錄。國朝新安吳東巖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之見，竊倣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如右：

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勤勞。自宋武帝芑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谿而卻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未有著廷之命。

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爲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謝按：顏延之爲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嘗以先生爲宋人哉？惟顏誄直稱淵明，沈傳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謝又按：先生爲桓公會孫，見於命子詩，而晉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詩序祖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李公煥雖以大司馬爲懋侯，然仍以先生爲桓公會孫，觀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可見。近時太原閻

氏父子遂據其說，臆辨先生非桓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詩跋，力闢其誣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之跋曰：「靖節爲桓公會孫，載於晉宋之書，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詠既名父子，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惑於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

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愷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勳德，卽以祖考承之。此士
 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
 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
 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之文。
 而閻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卽使傳有舛誤，亦當
 先訾休文，况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
 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
謝按：如果攀援貴族，則司空
 深陽，宛陵康樂，何以不並
 數？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
 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會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
 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
 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
 曲說，最爲後儒之陋，况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
謝按：右司馬乃愷侯始官，正與初入關時左司馬
 曹無傷等耳。其封則以中尉從擊燕代。百官公卿表

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和元年，改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縱不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况子孫之於祖宗乎！其謬四也。惟是長

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罅隙可指。謝按：延壽為桓公元孫，先生為曾孫，總服非小功也。禮：「大夫絕總，一謂大夫於旁親之服無總服。若依吳禮為延壽之子，則與先生直無服矣，故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猶今律言五服之外同凡論也。」今以晉書考之，士行

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謝按：諸子魚肉，亦出庾亮之誣，未可盡信。固其宜矣。「昭穆」

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謝按：贈長沙公詩，殆因

廟而贈之，故有「九嶷斯堂」之語。以為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為同情誼已疏，慨然寤歎，未免以辭害意。

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人，元

亮潯陽人，柴桑人，其址貫不同。」攷潯陽郡，即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分之

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實同也。謝按：晉書地理志：「永興元年，分廬江

江州。一閻氏以地理自詡，而云址貫不同，何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蔑彼名總。」苟

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箴閻氏之失，最為明晰。近時

洪雅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闕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絕，借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云：祖茂，武昌太守。父名晉，則史未載。李公煥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岱，為散騎員外。父名逸，為安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見於茂麟家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居焉。同生丹，吳揚武將軍柴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衡，娶十五妻，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三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尚書夏旻，旻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尚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寂，滌江二州刺史銳，賀州錄事參軍文楨，處寂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革，及江州刺史祥，如革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即名世此篇也。但徑以為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

昌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夫陶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史而爲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有孫曰鑑，仕聖朝爲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蠹潰，蝕然有可究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闕其左，只右有「同」字，鄧書則云望出丹陽，侃祖父同，始居焉。下云「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二十者男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鄧書則云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子官至太守。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潯陽郡西北山下，迺吳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卽侃之父也。次有九行，卽大略唐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南宋任本州別駕除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度支尙書大中正。」鄧氏書則云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尙書次行曰「祖妣瑯琊王氏。」次行曰「九代祖側，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食邑七百戶。祖妣瑯琊王氏。八代祖夏，梁大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守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卽位，

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尚書黃門侍郎。祖妣清河張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爽，左散騎常侍。六代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馭，擢琮爲盟主，上柱國開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儀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安城劉氏。叔祖銳，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祖文禎，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祥，唐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祝辭。此上卽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文，唐顏魯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既而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徹，具述太尉墳寢乞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門，盛族顯然，矧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願惟墳寢在藩室，不

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家藏數世詔書論語約十通。有叔可大搨之。江南應進士舉，沈湎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高山有落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因事不守，故俾聖賢遠邊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迺命譜之以永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即據茂麟所編錄，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剝落不全，至其孫鑑已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旣以序勒石，則是其譜卽用乃祖剝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

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安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皆

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即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即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子，敬遠同母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爲先生子也。先生子五人，儼侯份佚修，小名舒宣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係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安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安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爲是。

又按安城舊屬長沙郡，今爲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或幼隨父任讀書於此耶？

晉哀帝興寧二年乙丑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詩：「於皇仁考，澹焉虛止。寄跡風雲，冀茲愜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謝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郗寬曰：「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宋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甯三年乙丑歲。」今攷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是誤記顏誄爲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續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開歲條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條五十。」當從湯東潤本作「五日」爲是。若以先生爲生於壬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可通。近見餘姚黃璋著辨數則，力主季長以生壬子爲是。然既據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靡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爲州祭酒，歲

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聞州召主簿不就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既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澗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潯陽柴桑人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柴桑」即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統志曰：「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壩，遺跡尙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澗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二歲

太和二年丁卯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 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 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 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 七歲

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八歲

謝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湯東潤注：「齟與齬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齟。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惟齟乃髻之俗字。玉篇：「髻，小兒髮。」廣韻：「髻，小兒髮。俗作齟。」不與齟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又有「始室喪偏」之語，蓋妻之言齊，喪一則偏，具慶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甯康元年癸酉 九歲

甯康二年甲戌十歲

甯康三年乙亥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

夫人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

澍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爲州

祭酒。以後母夫人尙在。若十二歲即失母，無所爲「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所

審知。及致湯東澗注祭妹文，以慈妣爲庶母。於「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

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是冬，母夫人孟氏卒。」于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程

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詩：「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

心」之句。卽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四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

二譜，並以江陵之喪爲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母，則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卽云「嗟予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得云弗及乎？說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誄之母老爲繼母。曾不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幼，烏得舍父而端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姝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傳：「慈母如母。」斷非謂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 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 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 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 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 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 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 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 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澹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潤楚調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據顏誅「居無僕妾」，則湯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況年僅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爲悼亡，而引杜元凱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爲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爲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 二十一歲

吳譜：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故云。澹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 二十三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 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 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 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 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澗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敘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沾體塗足耶？吳說不爲無見。然徑以懷古田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 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 二十九歲

吳譜：昇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實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謝按：湯東澗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云：「癸巳爲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之，則東澗斗南之說爲然也。王景文不能定其爲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間。然攷飲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紀於年爲合。」

太元十九年甲子 三十歲

王譜：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卻主簿。

謝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其仕

途言之。劉坦之履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孟春曰：太元十八年靖節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按吳譜亦以歸園田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也。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姑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左傳：齊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氏。杜注：偏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尙爾，况其父之人哉！」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澗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翟出，故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誅居無僕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 三十一歲

澗按：湯東澗於先生遺舊居詩注，引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

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靖節年三十七。中間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至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是皆以先生爲鎮軍參軍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首，而顯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爲建威參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爲參軍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 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 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 三十五歲

澍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 三十六歲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

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孌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

謝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作於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具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蓋於此年作鎮軍參軍，按當在己亥，吳氏所改爲差一耳。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

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辟，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奮鷹，不爲好爵縈。」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澗按：「挈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郡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 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留潯陽臨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文選此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荆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元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至於靈，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元耶？傳云爲鎮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元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元裕否，淵明在隆安之

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用武之地，元與裕所由交戰，出入往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其已。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按：先生爲鎮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既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江陵。使先生果仕於元，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羅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海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隆安三年桓元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卽代其任，疑赴江陵爲嘗仕元。又以劉裕大亨三年逐桓元行鎮軍將軍，疑作鎮軍參軍爲嘗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鎮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就，旣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元等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爲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鎮京口。三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五年辛丑五月，孫

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宰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桓元舉兵犯京師，三月，宰之降於元，元以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宰之自縊而死。桓元從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義兵討元，元司徒王謐推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宰之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爲王恭。趙泉山湯東澗謂先生以乙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爲劉宰之。王景文吳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宰之者二年。要其參宰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元未舉兵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元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爲仕元，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爲趨職？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

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視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則辛丑方爲宰之參軍，甲辰始行鎮軍將軍。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值敬宣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鎮潯陽，先生舊參宰之軍，與敬宣世好，故敬宣即辟參其軍。若裕甲辰行鎮軍時鎮石頭，至乙巳十月始旋鎮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來矣，何得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爲鎮軍將軍者卻愔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孝武帝太元元年春正爲鎮軍大將軍。六年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卻愔爲司空。會稽人故李善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禮元之反，鎮軍參軍謝勳之討平之。自愔後無以鎮軍爲號者。」

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以鎮軍爲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選注，辟公參其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裕起兵討桓元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即因李善之說注而沿其謬。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衛軍，王恭劉牢之皆爲前將軍，正鎮衛軍，即省文曰鎮軍，亦奚不可？先生贈龐參軍詩序曰：「龐爲衛軍參軍，」其時衛將軍王宏，省文曰衛軍，即其例矣。吳斗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者，裕之辟否無可攷，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與史互勘自明。惟裕爲宰之參軍，先生亦爲宰之參軍，謝按：晉書王恭傳：「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亮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亮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

於是改號前將軍。」據此則牢之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蓋時忌也。又別有參軍劉襲張暢之。牢之傳：「欲據江北以拒元，集衆大議，參軍劉襲不可。」又會稽王道子傳：「元顯逼入宣陽門，劉牢之參軍劉襲之率衆擊之。」晉制：將軍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先生與裕同僚，則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爲劉牢之所敗，誅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即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不拂衣告去，乃因循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至於死，即非從亂，不亦有昧知幾乎？况恭死由牢之，恭敗即轉任牢之，揆諸故吏之義，亦有媿於樂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澗以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攷先生所參誰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爲牢之。謝又按：通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致宣詣桓元降。元入京師，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朝野人情已去，廣陵可得至耶？裕當反服回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回京口。」牢之帥部向北走，至新洲縊死。按牢之此時已進號前將軍，而裕以其必敗，故仍序爲鎮北耳。蓋戊戌九月恭死而牢之代其任，開府京口，卽在此時。先生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乙巳以前去來靡定，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六

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爲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子五月假還，辛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爲建威參軍，去而歸，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一月孫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正追賦其嘗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證。特先生無汗馬功，故史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欲，庚子五月卽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蓋牢之末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闈過女先生因省親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等語，似因奉使宵征，不見有特爲省親乞假之意，與規林詩之「欣侍溫顏，喜見友于」者不類。嘗通攷先生出處前後，始參鎮軍就辟京口，故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鎮軍往京口，故經曲阿。庚子五月請假回里，途

必由建康，故有從都道阻風規林詩。懷所生而念友于，遂留潯陽，踰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川詩。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都往江陵，必由潯陽，故有赴假還江陵詩，而王事靡盬，只可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辭意與國風小雅「行役告勞」相似。攷晉書是年六月孫恩寇丹陽，進圍建康，中外戒嚴。時桓元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行在七月，或即奉詔止元之役耶？李善文選注引江國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五里至塗口。今武昌府之嘉魚蒲圻二縣，皆晉沙陽縣地。嘉魚縣北尚有沙陽故城遺址。以里計之，塗口當在九江府上流八九十里。桓石綰傳：一

走江西途中。一疑即此塗口也。王鳴盛謂一塗中當作塗，即今潯州。一恐未是。

桓元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彼，固宜其詞之有憾矣。然亦

未有以見爲必然，姑識所疑如此。近日陽湖惲子居敬據本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此詩即是以疾乞假，至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元方兼領荆江二州刺史，駐南郡，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云云。不知先生此時方參鎮軍，及服闋復參建威軍，皆在辭主簿之後，有本傳及詩題歲月可攷。若此時方辭主簿，則爲參軍又在何年耶？且既辭主簿，辭疾不就，則正宜家居不

起乃反千里詣府，天下有如是之稱疾辭官者邪？至吳譜力辨先生未嘗參佐桓元，恠氏反謂其誣先生佐桓元而著論以非之，則是未見吳氏原書，近於道聽塗說矣。

元興元年壬寅 三十八歲

吳譜：桓元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憂。

元興二年癸卯 三十九歲

王譜：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桑柴，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濫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澗按：先生未嘗有挈眷居京師事。其庚子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曰：「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是眷屬皆在舊居明證。規林地今無攷。詩曰：「凱風負我心，戢柵守窮湖。高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則去舊居不過百里。「窮湖無界」疑卽彭蠡宮亭，南嶺疑卽「采菊東籬悠然所見」之南山矣。

若眷屬已在京師，何歸而有「侍溫顏見友于」之喜？若謂至京師者妻子，留舊居者母與兄弟，則舍老親而以妻子自隨，尤非情事。且先生爲參軍未久，庚子五月從都還，辛丑正月有斜川之游，七月起假還江陵，卽以是冬居憂，壬寅癸卯皆在憂中。王譜旣以從都還爲還潯陽，游斜川爲留潯陽踰年，則固知舊居之在潯陽矣。又以癸卯懷古田舍之作爲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夫在官則遲迴於故里，居憂反留戀於京師，揆之人情，殊爲不近。况「平疇良苗，卽事多欣」，乃田家實景，卽「寢跡衡門，逸興世絕」，亦豈在京師語邪？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則謂「在都亦當是處野」，總緣誤以還舊居詩之「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上京爲上都，謂先生六載居京師，不知上京非上都也。

又按懷古田舍，古人文道語倒，當是于田舍中懷古也。觀詩中稱顏子丈人先師，可見王氏似以舊居爲古，則於文爲不辭。

吳譜：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元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

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當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謝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元自稱大將軍，八月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壬午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潯陽。

謝按：行行句，斗南謂飲酒詩作於是歲，較王說爲是。蓋飲酒詩作於秋月，明年先生爲建威參軍非閒居矣。况明年桓元出奔，乘輿已反正，亦不應復有「夷叔西山」等語也。又詩中「悠然見南山」，攷南山卽指廬阜，證以「拂衣歸田里」句，及與父老問答語，決非在都可知。益見景文之誤。

元興三年甲辰 四十歲

王譜：君年四十。有連爾獨飲詩云：「僂僂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吳譜：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桓元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謝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潯陽，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斬桓修于京口，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桓元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元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未桓元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何無忌等大破賊將，桓元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劉毅破元於嶧嶼，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帝居於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元于豹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潯陵，帝復蒙塵于江陵。

義熙元年乙巳 四十一歲

王譜：君年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卽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羅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尙未歸柴桑。還舊居詩曰：「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屢歷周故居，鄰老罕復

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往彭澤，至是免歸。當起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姝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尙書。謝按：劉將軍未知所指何人？若劉裕則是。年三月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州諸軍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車騎將軍爲揚州刺史錄尙書事也。

澹按：義熙元年乙巳，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於江津，宗之次紀南爲賊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破之，乘輿反正。帝與鄧琬王幸道規舟。戊戌下詔獎鎮軍將軍裕，大赦，改元義熙。又案李公煥還舊居詩注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卽此。當湖之濱，一峯最秀，東西雲山煙水數百里，浩淼縈帶，皆列几席前。」又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臥其上，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巾履沾濕。」又吳師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說則上京之

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惟答龐參軍詩作使上京，是京師耳。王景文與斗南均誤舊居之上京爲京師，故有挈妻子入都，父留柴桑諸臆說。辨見前。

又按：歸去來辭序曰：「家叔以余貧苦，家叔當卽孟府君傳所謂「叔父太常夔」也。太平御覽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于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謂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又魏書司馬氏傳曰：「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尙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浸，死者十餘人。」當亦卽此陶夔。惟太常與尙書，應是前後所歷官不同耳。

吳譜：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有使都經錢谿詩，蓋自江陵以使命如建業。尋歸潯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並序。顏延之爲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幼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按先生

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蓋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尙爲參軍，十二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攷之，不言由參軍爲彭澤，蓋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蓋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居詩；既歸而耕植不給，于是有弦歌之意，所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先生自庚子歲作鎮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亂，閒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遽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攷，又以鎮軍爲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

謝按：吳隱泰曰：「年譜是年劉懷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辟公參軍。攷宋書懷肅傳，其年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惟晉書劉牢之傳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年譜失考。」今按斗南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懷肅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蓋據晉書義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而先生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東廡謂懷肅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誤也。惟懷肅雖亦號建威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則敬宣以建威將軍爲之，鎮潯陽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爲江州柴桑人，得佐本州戎幕，且素參牢之軍事，敬宣爲牢之子，與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謂先生從討江陵亦與，題云使都相戾，使都何能從討乎？東廡又以乙巳年事繫於甲辰，亦誤。今從汲古閣本改列於此。

謝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義熙。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

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郗瑯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於東堂。五月，桓元故將桓亮符宏刁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謝按：通鑑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劉裕等復京師，桓元挾帝西上，劉敬宣來歸，以爲晉陵太守。四月，元兄子歆引氏帥入寇，敬宣與諸葛長民等共破之，劉裕以長民都督淮北諸軍，鎮山陽，以敬宣爲江州刺史。五月，劉毅等遇元于嶧嶼洲，大敗之。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潯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元挾帝單舸走江陵。元旋爲益州都護，馮遷所殺，傳首大桁。閏月，桓振復陷江陵，何無忌等進擊大敗，退還潯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又曰：劉敬宣在潯陽聚糧繕船，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復自潯陽西上。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義熙元年正月，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桓謙留馮該守江陵，毅等擊破之，入江陵，振逃於涇川，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頭。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襲江陵，建威

將軍劉懷肅引兵與振戰于沙橋，劉毅遣將助之，隔陣斬振，復取江陵。又曰：初劉毅嘗爲敬宣甯朔將軍，入或以雄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先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爲宣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鎮京口。

謝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紀但言守將擊走之，未言何人。按劉敬宣傳：破桓歆于芍陂，遷建威將軍鎮潯陽，又破桓亮符宏於湘中。安帝反正，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軍與臧喜西伐，入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則是湘中守將乃敬宣也。敬宣自義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八月以冠軍將軍持節監征蜀諸事也。

義熙二年丙午四十二歲

吳譜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先生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乃序

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謝按韓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爲末篇云。」斗南割取不甚明晰，但亦不知子蒼所見何本，行役詩已逸尙存也。

義熙三年丁未四十三歲

王譜：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此，所謂服制再周。

吳譜：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誤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四十四歲

王譜：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菴出四十年。」

謝按：李公煥陶集注云：「先生舊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按徙居年歲，李氏不知何據？

吳譜：六月有遇火詩。

義熙五年己酉四十五歲

王譜：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吳譜：有九日詩。

謝按：是歲宋公滅燕，九月加太尉。韓範曰：「裕起布衣，滅桓復晉，今伐燕，所向皆克，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遂降于裕。張邵稱裕曰：「主公命世人傑。」知此時宋公不臣之節已形。先生詩中「哀蟬叢雁」及「念之心焦」等句，蓋亦有爲而言與？

義熙六年庚戌四十六歲

王譜：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吳譜：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謝按：是歲海寇自始興東下，進泊淮口，江州豫章兩郡爲盧循等出入抄掠之地，使先生尙爲彭澤令，豈止折腰之煩哉？故詩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干。」又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蓋是歲宋武受黃鉞，詩中所云皆非無故之呻吟也。

又按蓮社高賢傳，同隱劉遺民卒於是歲，則集中酬劉柴桑兩詩，當作於是歲前。又祭從弟敬遠文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疑卽是歲穫稻時也。

錢熙七年辛亥四十七歲

王譜：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採上藥，夕閑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吳譜：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避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又云：「與言在茲春。」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尚按：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詩題下原注云：「景仁名鐵。」攷劉湛傳：「湛黨劉敬文，父成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髮，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

曰：「秦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則下云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鐵，後或以字行耳。

義熙八年壬子四十八歲

吳譜有雜詩十一首，有句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績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詔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讎，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饗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諛之也。事見蕭德施所著大生傳。按南史檀詔從征廣固，及討盧循有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盧循在六年，則詔為江州當在此年以後。

謝按是歲先生年四十八，詩言五十，吳譜繫於是年，誤也。檀詔為江州在義熙十二年秋，說具後。又與子儼疏，李公煥引趙泉山說，答龐軍詩在四十八歲，不知何據。

義熙九年癸丑四十九歲

吳譜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修吾年過五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修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續時語。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三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謝按：先生是年四十九，斗南以與子儼疏繫於是年，誤。又斗南謂前夫人有所出，儼爲長子，必前夫人出也。先生悼亡在壯歲，計得儼必在三十以前。命子詩曰：「於皇仁考。」必太公已前沒，故稱仁考。江陵罹罰在辛丑歲，先生年已三十七，王吳二譜謂丁外艱，則得儼時太公尙在，詎有預稱爲考者耶？

義熙十年甲寅五十歲

王譜：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在萬經十載，暫爲人

所爲。

謝按：先生雜詩有「奈何五十年」句，李公煥注云：「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祕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潛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誦。」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鼓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飲靖節風槩，願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卹，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於何庸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事外，聞鐘聲不覺響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撥鐘鳴，復來有何

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卻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賓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傾靖節，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澗按：先生與遠公往還無歲月可攷，而劉程之誓願文，則作於是年七月，遠公亦旋以十二年八月示寂，姑依李注附次於此。

義熙十一年乙卯五十一歲

王譜：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澗按：吳譜以疏作於癸丑，固非。王譜繫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敵東西遊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敘少壯之時。蓋靖節從此十年間自潯陽至建康，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于歸去來。

曰：「心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尙何遊宦之有？樹謂與子儼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疏末曰：「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一歲，尙在義熙年間，宜云今之操行人，不當謂晉時也。年過五十，以事蹟攷之，趙氏追叙之說亦長。

義熙十二年丙辰五十二歲

王譜：君年五十二。有下澗田舍穫詩云：「日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頽。」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吳譜：八月有於下澗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儷俛六九年。」其年先生五十四時，顏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先生情款，以周續之傳攷之，柳以是年到官云。

謝按：六九年一本作五十年，若以爲五十四則當繫後年戊午，是年先生方五十二，自壬子至丙午，吳譜每早二年誤也。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攷宋書孟懷玉傳：「懷

至義熙十一年卒於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六月新除尚書令劉柳卒。南史劉
湛傳父柳卒于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之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除尚書令。未去
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又按南史周續之傳曰：「武帝北討。世子
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柳卒在六月。宋
武北伐事在八月。其薦續之當在前。南史周傳誤叙於北討後也。北討時檀詔爲江州刺史。通
鑑安帝紀：「十二年八月丁巳。劉裕伐秦。發建康。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率衆至。涂中掩討亡
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詔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詔據中流。道濟爲軍首。」云
云。則柳卒之後。繼爲江州者。詔本傳稱詔延續之。及祖謝等城北校書。當在是兩年間。先生示
周豫祖謝詩。亦當作於其時。至後年戊午。則王宏爲江州矣。

義熙十三年丁巳五十三歲

吳譜有贈長羊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
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

當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澗按：錢大昕養新錄曰：「史稱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而先生詩序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朱鎮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按冊府元龜亦引朱以左將軍鎮雍州，作右必傳寫之訛。

又按：湯東澗以飲酒詩作於是歲，恐未是。說具飲酒詩注。

義熙十四年戊午五十四歲

王譜：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僮僂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吳譜：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澗按：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亦不必定其十四年。顏誄蕭傳皆作著作郎。

又按：何孟春於歲暮和張常侍詩注引劉坦之曰：「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按張常侍疑即本傳所稱「鄉親張野」也。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州墨秀才

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據此，則以其嘗徵散騎常侍，故稱張常侍也。
野入廬山依遠公，有遠法師塔銘序文，見廬山記，及劉孝標世說注。又隋書經籍志有張野集十卷。藝文類聚引張野廬山記。今並不傳。蓮社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詩意亦似哀輓之詩。蓋既傷國步之將更，復感窮交之永逝也。但野既死，不當云和。攷蓮社傳又有張詮，野之族子，亦徵散騎常侍不就，入廬山事遠公，宋景平元年卒，或此常侍詮也。豈詮有輓野之詩而先生和之耶？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五十五歲

王譜：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任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吳譜：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

龐通之等先齋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便忻然共飲，宏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謝枋：休元，王宏字。宋書義熙十四年，王宏遷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斗南云是歲，誤也。宏領江州最久，至宋文帝元嘉三年始以司徒中書徵入朝，代其任者爲檀道濟。前此謀廢營陽，暫詣建康，雖加勳爵，仍領江州，仕潯陽幾九年。景文云六載，亦誤。暫爲休元入州者，據本傳，宏要先生還州也。然集中又有王撫軍座送客詩。撫軍卽休元，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則入州亦不止一事。

又按：先生有答龐參軍四言及五言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遵。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半道栗里要之。此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鄉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卽參軍邪？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按吳說以龐遵卽龐通之，是也。晉書云：「周旋人龐遵等，或有酒要之。」又云：「王宏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齋酒要之。」明是一人。古人之文上下名字互稱者甚多，如裴

子野宋略上書桓元，下稱敬道。劉知幾史通所謂「姓名兼字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是也。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卽此龐主簿遵矣。至疑使江陵之龐參軍卽主簿遵，則似未然。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而於主簿遵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叙生平，備訴艱苦，至以鍾期相望，視參軍交情有淺深之別矣。此可卽兩詩對勘而得也。時衛軍將軍王宏鎮潯陽，宋文帝方爲宜都王，以荊州刺史鎮江陵，參軍奉宏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有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四言五言疑皆營陽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參軍奉使之時，先賦詩爲別，先生作此以答。四言則參軍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詩以贈也。蓋王宏兄弟王曇首、王華皆爲宜都參佐，後皆以定策功貴顯。營陽之廢，王宏亦至建康與謀，時衆欲立豫州而徐羨之以宜都有符瑞，宜承大統，此必王宏兄弟先使參軍往來京都，與徐傅等深布誠款，故江陵符瑞得聞於中朝，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其後文帝討徐傅謝三人之罪，而宏獨蒙顯寵，良有故矣。

觀四言末章云「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軍使都嘗有異圖，故以慎終保躬勗之。且序稱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郡，詩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跡，詞國之情具見，蓋詩而史矣。此詩當作於營陽王景平元年。景平元年即文帝元嘉元年，宏進號車騎大將軍，衛軍別授謝暉。附識於此，以俟好古君子審焉。

又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陶元亮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盆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即使就酌，醉而後歸。」史傳但記送酒，無白衣人事，附錄於此。

元熙二年庚申

五十六歲
是年宋武踐阼改元永初

王譜：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讎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洛中，從我潁水濱。」江城尙不欲周往，何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飢。」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已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

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以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語皆冷。交非熱。酬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此詩鍾情于劉。厚過于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深淺。是歲宋武帝踐阼。

謝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莊老，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周續之等同來廬山，遠公曰：「諸君之來，豈思淨土之游乎？」程之乃鑿石爲誓文。義熙六年卒，年五十九。豫章書作澄之。」又攷世說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劉麟之一字遺民，麟之卽桃花源記中南陽劉子驥，晉書有傳。」是遺民之號不獨程之。二劉孰會爲柴桑令，無攷。未審先生所酬是程之抑子驥也。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

卷老子元譜一卷。

吳譜：夏六月，晉禪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述九章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首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甯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嘗攷集中諸文，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云「惟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

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概。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啓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僭竊位號，與劉氏創業之後，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年，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謝按：晉標年號，宋題甲子，著於沈約宋書。自僧思悅始爲異論，最易惑人，其實非也。說詳第三卷首。近時吳篤拜經樓詩話，謂蜡日詩作於是歲，與述酒篇同意。今攷魏晉之間，俗有賀蜡，先生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吳說恐未必然。六月宋降五公封爵，長沙公降封醴陵縣侯。

永初二年辛酉五十七歲

吳譜：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修五十」，或疑是辛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修五十，猶言來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修五日」，與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為正。」東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澗按：五十當從舊本作五日，不必改丑為酉為亥。是歲宋醜弒零陵王。湯東澗以述酒詩為此而作，說詳卷三述酒詩注。

又按：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注曰：「按年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

宋書：「王宏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為豫章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湓口，三人於此賦詩敘別。」是必休元要靖節與席餞行，故文選載入瞻即席賦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澗按：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宋本有之，今本奪去邪。通鑑

永初二年謝瞻爲豫章太守，則此詩決當作於是歲，明年則瞻死矣。

永初三年壬戌五十八歲

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五十九歲

王譜：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及間，驟見益。權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傳略見。

謝按：顏出爲始安太守，當從通鑑在元嘉元年，此係景平元年，誤也。宋書顏本傳：少帝立，出爲始安太守。又曰延之之郡，道經汨羅潭，爲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今攷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宋五年，景平二年，實元嘉元年也。蓋景文未攷顏文，又誤會書「少帝立」之句。不知文帝以景平二年八月即位，始改爲元嘉元年，自八月以前仍爲景平二年，延之出守時，少帝猶未廢，宋書本不誤也。

又按：劉柳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一、十二兩年。延之爲柳後軍功曹，其來柴桑卽在此時，其去

嘗因柳卒也。說詳義熙十二年丙辰下。王意顏來在不詣劉穆之時，誤延之不詣穆之在作後軍功曹前。

景平二年甲子六十歲

吳譜：八月文帝即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爲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爲始安郡，經濟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六十一歲

吳譜：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于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詩。」按陶侃傳：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旌斌稱範倍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以壬辰咸和七年薨，世子夏襲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

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攷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邪？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江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實咸康六年，距興甯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始侃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既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之子則侃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流，人易世族。」又有「禮服既修」之語。蓋昭穆至是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所改序文果非。

澍按：吳以贈長沙公詩作於是歲，不知何據。楊時傳云：「長沙公於余爲族一，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序文之句讀因而妄增也。」餘具前及卷一注詩。

又按李公煥引西蜀張績辨證謂：「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意在規斗南之失，其實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卽謂稱長沙公爲仍從晉爵可也。惟吳以序文「余於長沙公爲族祖」，族祖二字連讀，謂題當作族孫，不如作衍文爲安。

又按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六月，詔曰：「晉氏封爵，旋隨運改，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元之祀。」是長沙公降爲醴陵侯，晉書陶侃傳謂宋受禪延壽降封爲吳昌侯者，誤也。吳譜亦沿其誤。又王伯厚小學紺珠謂宋改晉封爵獨置五公以奉導安嶠侃元之祀，以五公爲宋置，尤誤。

元嘉三年丙寅六十二歲

王謐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瘡。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吳譜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濟往候先生，偃臥瘖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攷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旣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爲正，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徵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自當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本傳攷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二。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

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即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晚歲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既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謝按：何孟春陶集注引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績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

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元嘉四年丁卯六十三歲

王譜：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生平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吳譜：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辭。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

送我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疴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疴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贈，輕哀薄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自祭文亦曰：「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植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顏延之取諡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諡焉。

澗按：朱子綱目於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綱目獨書之。是故晉亡，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張承業心乎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按稱先生曰晉徵士，不繫宋，綱目亦本顏延之誄，最合春秋之義。

又按：先生墓在德化縣楚城鄉之面陽山東，距星子縣二十五里，蓋廬山之西南麓也。明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求得之，置田以奉其祀，至今代有祀生。見江西通志。

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三版

全書——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陶淵明集



版權所有

校點者 大新編輯部

發行者 大新書局

印刷者 大新書局

出版者 大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露香園街
春華里五號

大新書局

772236

(31)

